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疏偈跋

圓通菴重建佛堂疏

圓通菴主真月者欲闢其故菴居托其姪張伯
新乞予爲募緣疏予素不解此竊疑佛者頭目
髓腦之不憂今無論琳宮梵宇滿天下生民之
膏血殫焉卽三家之市籬草開林者百百十十

而未止也是亦不可以已乎心疑之久不爲應
一曰閱佛藏有張拙秀才者問于智藏禪師三
世諸佛是有是無師曰有張曰曾叅百丈皆曰
無師曰先輩有甚血肉曰一山妻與兩癡頑又
問百丈有甚血肉云百丈古佛和尚莫謗渠好
師云待先輩似百丈時一切皆無爲之悚然汗
出今吾輩從頂放踵自朝至暮何事不有而獨
此象教有也與哉且世之以業見爲低昂久之
均之土木也見名都古剎之雄麗寶香纓絡之
莊嚴則徑趨膜拜若崩角焉其次則揖而聽之
又其次則袒裸而對之矣夫有則俱有矣雄麗
莊嚴于彼而痺陋于此妄自菲薄夷蜂臺于蟻
埕于心安乎此真月所以有請也三尖嘴枕河
之岐去州治可三十弓其去學尤近使粗有棟
宇可容龍象磬清月下梵發潮前與鈴柝絃歌
之聲相和答亦一佳境諸壇越倘有意乎

重修天妃宮募緣疏

天妃神者林姓閩人也生含冲氣道代天工肇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 一
領黃符。主盟赤嶠。九天飛寫。凌烟水以若空。半
餉行光。歷滄桑而未老。迨海外濟頻危之舩。乃
眉州創始祀之基。爰立宋元代加封號。肆我
昭代。丕著威靈。玄籥應嚮而不窮。悲願有呼而
必應。遂使當食使者。萬里來秬稻之艘。樓船將
軍。一戰截鯨鯢之角。嶠夷獻其珍贄。陽侯偃其
波濤。以致世有顯褒。地皆隆奉。而其行宮在劉
家港者。縮三江大澤之激衝。受全海靈潮之吐
納。地形最勝。神績尤彰。雲璈時韻于空中。紅燈

或舞于檣上。以保障螺羸之族。且津梁魚鱉之
民。天固弗言。人思崇報。會宜掃碧津而迎鶴駕。
庶長留絳節以鎮鯨波。而歲月其徂。風雨勿戒。
塵滿棲雲之殿。沙侵醮斗之壇。憶昔藉神力于
叢祠。痛則疾聲而呼父母。乃今委靈貺于草莽。
緩則拱手而還鬼神。主其怠而賓不顧矣。念衡
世居海而濱東。如在神之宇下。雖與鄉子弟。共
沐旃幟之澤。尤爲家大母。私啣救濟之恩。昔常
拯之艱危。又親感之夢寐。以顯赫如彼。而陵夷

若斯有其廢之。是可忍也。乃用手創短䟽。躬損微貲。尚賴諸方。助成盛舉。共解瓊瑤之佩。重新桐栢之宮。璇宇煥開。珠衣不化。畫棟奪蜃樓之氣。珠簾掩蛟室之光。使地隱魚龍。再擊馮夷之鼓。橋成烏鵲。車迴織女之車。則將潮不怒。而風雨時。波不揚。而稊航至。豈徒競金仙玉真之麗飾。侈玄都紫極之虛談者哉。

壬寅六月望日。招于闐法師。法海大海爲先夫人作法事。先以乾薪沸水。兩僧結高坐。持梵呪良久。下階就烈火中。指撮釜底。以竹枝灑之。沸湯着人。皆爲涼雨。生大悲喜。以偈紀事。

百業相蘊崇猛如大火。聚種種噴喜緣。多以食化。故一殮窮萬鬻。半七或如杵。小大爭咽喉。饑飽各腸肚。安得分法供濟我。無量苦西來。兩開士願大福力。普淨行馴虎豹。梵舌調鸚鵡。說法不可聞。龍象相爾汝。堂上搖帚拂階前。熾焦釜法螺。叩長風。白月照鍾鼓。鏗轟轉神樞。訣蕩開。

鬼戶逡巡劈五指沸鼎空中舉以茲麻粟微丘
陵化爲脯回首泥漣濤巽人作甘雨颯颯秋樹
間曖曖影吞吐紛紛諸有情螻蟻生毛羽稽首
慈悲尊作我大父母滴盡衆生淚慈恩未可數
三際盲講師偈

經歲千卷卷幾千字心睫相仇十僅一二一耳
所攝四維中央如雲中風自在唱揚聞性旣旋
并耳亦置舒廣長舌滿覆大地刮盡金篋眼障
難翳不識字人是真導師

戒殺文

余性不喜殺生客有勸余爲戒殺放生文者恐
吾黨之不盡降心也因雜錄古人警語數條而
復申之以言人心辭讓是非羞惡半由名教薰
習而成惟是生命相關處從根蒂發來故惻隱
心最真且切孟氏言遠庖厨以全不忍不佞獨
請近庖厨以驗不忍試一身臨刀几之傍慘痛
萬狀不三日而鼎俎在前漸覺腥膻而不可食
矣今習俗已慣卒難屏除請先約之以禮食禮

君大夫士無故不殺所謂故者惟祭祀與賓客耳末世祭祀簡略惟以享賓爲大故而浸淫及于無故之故靡日不殺以爲固然且無暇旁引猶及聞之先大父吾鄉饗新親大賓五菓五案以爲則也宰人割牲則歌而獻賓猶以特殺爲重事也其親知相聚則鮭菜隨常而已有不速之客來不設別席坐于主人之右而已奢濫至今陳列十倍于前尚嫌無下箸處他邑間以蔬藪點綴獨吾州專尚豐肥烹宰更多夫一舉十

有二物此天子之俎也日饋雙鳴國君之膳也而今尋常宴會皆有之此何禮哉古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以苦博甘尚可憫痛况數巡之後一飽之餘日饒胃憎舌廣腸窄往往飲止啐唇肉不滅齒雖蘭肴玉饌無異腐餘又何苦捐衆生之命而供一人不甘之口哉吾今請與里社約宴尊賓大小雜俎不得過廿五器常日款客不得過十五器其糖菓餽飮不在數內暈素間錯無宰重牲不拘月日地方遇生則放略使與

所殺之數相補庶由禮食漸返古先雖然斯言
而出于溫飽者之口人得無笑其慳乎則又嘗
思之矣凡人見乞兒丐婦跪求殘炙則揮肱而
逐之羈貧之士窮餓無歸則閉戶而避之親朋
故人稱貸不滿數金則心疑而遠之于此甚慳
而必欲狼籍物命以破除慳名是亦不可以已
乎省一席之費可以果數人之腹分一日之費
可以合數日之歡其究能使媼族賓朋益親又
非止養福養財而已今俗尚甚侈可議非止一

事而其初皆由一事濫觴象箸玉盃相因而致
若宴會從簡諸凡非禮無故之費可以類推當
別爲叅訂以告同志謹先以食化爲噉矢

續陰騭卷後

余居京邸陳仲醇每書來未嘗不津津與言陰
騭也曰人生而爲造物蠹也椰子天說備矣但
彼不知夫陷吻可補而漫歸之自功自禍使人
視其身如蚍浮蟻鬪而屋漏且無知也則亦何
所不至哉蓋其說弊于智者曰善尚不可爲况

惡耶夫營營者能無爲乎不能無爲則可爲獨
有善耳莊子亦第云爲善無近名蓋爲名則或
谿刻以博名閉距以守名甚且敗人名以自尊
其名故造化忌之爲其厚飾于陽薄積于陰也
余心善其說數舉示人而仲醇復郵書相敦勉
中函新刻百紙按之纔兩事耳一爲葛繁事一
爲黃蕪濟事余怪問仲醇子何不哀成卷如感
應篇類者而寥寥如此仲醇復曰夫讀感應篇
者誰能竟乎且語雜則或誕而不情摩頂踵奪

資斧以濟人賢者猶難難則將并其易者置之
百人行而十人不行或有所待而行其爲德狹
矣吾以爲欲方便人先方便已道乃可繼故止
拈此二則耳余因歎仲醇之爲善其志勤其術
約而猶未有以徵也昨雲間友人書來忽述其
里中有茂才翁生果者己丑三月三十日夢入
廣殿一絳衣神人謂曰吾欲降而福然有四分
未滿以子無功德生日貧儒何功德之有神人
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寤而請學于仲醇然

生固素不識仲醇人也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
四廡西廡側塑仲醇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
曰子何不與此公討左手卷視之則葛繁帟也
然則仲醇且真葛繁矣夫耳不聞之謂陰德仲
醇且不欲徵之人而願欲徵之鬼乎且以仲醇
之才不肯竟其業以霖雨天下而屑屑于消塵
滴露嘻其亦窘矣雖然剩養一僕歲計可饗千
軍一人日行一善歲計將有三百六十人受其
益者增而行之豈有量哉姑置陰果勿論卽士
君子孳孳鷄鳴日不素飽無憾而後卽安其亦
可矣若以是說爲荒唐則易云餘慶餘殃者是
何語齊宣王保民一念是何物請諦思之因爲
跋而刻之如左

題松上人血書藏經

予讀孤松上人詩其鑱刻精麗卽貫休皎然工
力弗敵也願能廻其綺心儻氣爲苦行沙門刺
血寫華嚴等經一百二十卷可以爲難矣或疑
是有爲功德去真諦差遠夫捨幻得非幻以潔

滌不潔試小痛遣大痛此小乘法卽幻卽非幻
卽不潔卽潔卽痛卽不痛此大乘法有爲無爲
奚論也昔釋迦文佛爲菩薩時時世無佛不聞
法語爾時有魔變婆羅門言自佛所得一偈汝
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
以語汝言下卽自剥皮曝乾聽書魔便滅身佛
從下方出爲說法得無生忍蓋當時佛法未出
慕佛者如商丘之赴水火信手得珠而末法學
子又捨又愛且前且却于佛祖面目終未夢見

則正以聞法太易揀擇有無一念誤之也是故
菩薩之捨求聞佛法松上人之捨求永佛法將
億萬阿僧祇劫尊勝法幢憑茲樹焉如此則非
必碎筆研瓚公門頭而以筆墨作佛事可矣

後跋

松上人刺血寫大藏經計卷則一百二十計日
則三易歲而未竟也因爲余言血書之法必先
絕鹽豉則血不粘紙每日刺血杯許書字可二
千又明日則故孔痺別開一孔蓋舌端與指端

逝相吐輸每值潮時則血盛暑則血減且易耗以沉香煎和之因就視其十指尚如懸槌也經既成謁余父子題其後矢願持誦畢此生然後藏之名山陰藉天龍鬼神之靈阿護水火陽藉名公大人之言抹殺疑謗并囑數百年後血色黯薄慎無以朱墨加潤爲闡提口實墮後人信心蓋其願大而慮長如此昔世尊常有人以毛端滴水寄付卽受彼寄置河中隨流而去使不入洄漸達大海毗嵐風起壞世界時此一滴水

平等如故持還本人今松上人析骨析肉祈永慧命此其功德豈直一滴水耶雖然如來讚嘆布施隨讚隨毀清淨三輪六波羅密中皆以不住色布施爲大功德不然如傾一人頭目髓腦于摩伽羅王口中恐猶未滿一滴也松上人徵詩于余余適抱先妣之痛不能韻姑以一偈荅之而會余爲先妣寫心經往生呪完遂以千佛錦一軸奉施以資冥福余且復寄一滴水于松上人矣上人旣不自多應不厭少幸爲我持此

以見如來隨錄偈語于左

人身等虛空 不受諸業相 四大為蓋與

乘載萬埃鬱 惟人夢覺神 與此出入息

譬如海中火 倏忽光影滅 又如曠野風

過耳疾無影 卽此白骨具 髡然等頑石

何以受諸業 惟爾濕相聚 以茲濕相故

嬋媛當暖觸 愛河波浪翻 過涉滅其頂

以茲濕相故 夢食諸臭穢 同類互吞啗

爪牙為之使 以茲濕相故 煩氣自胎郊

三尸得棲托 蛟蛔守腸胃 以茲濕相故

浸漬作濃汁 朝為姣好顏 夕死尸胖脹

以茲濕相故 搔摩覺疲苦 蚊蚋因噴噉

何況刀刃刺 疾痛迫無常 呻吟以求死

惟是恐怖根 獄鬼冥相攝 湯火及碓磨

魂魄尚呼詈 借使血肉離 痛之復誰是

是故善知識 猛發大施捨 恒河沙七寶

不及我毛髮 誓捨有漏軀 供養功德水

闌班十大部 字字刺血寫 故是涕唾餘

湧作寶蓮色 千年化爲碧 終勿亂朱紫

在所獲護持 惟此血誠在 學者執疑情

見謂無功德 達王喂饑鷹 薩埵施餓虎

不愛頂踵盡 鷹虎得濟故 如來大法乘

何用腥汚染 碎肉餉虛空 虛空不能受

持歸向何所 無乃勞苦費 夫惟有所受

種集諸緣業 餉空空不受 萬漏一時盡

燥風從西來 嵐霧霍然散 皎皎情塵亡

還我虛空體 大願大圓滿 小願小究竟

大者普賢願 弘濟十方衆 小如朱壽昌

寫懺得見母 善哉蒲塞行 法輪欣有托

鄙亦抱區區 稽首告仁者

題管夫人竹

管夫人畫子昂題非但翰墨兩絕真千古佳話

吾州有趙凡夫者居天平亂山間于灌木叢篁

中建藏書閣足跡不入城其配陸善詩古詩風

氣迺上的的漢魏郡中以詩名者皆不及也余

嘗偶過凡夫淪藕漿飯青精讀陸夫人詩時薄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日穿松輕颺曼竹蕭然有遺世之趣古今人豈不相及哉管夫人輕綃染艾葯強排風雨沃以嫩涼梢倘是求爲陸而不可得者余因識其姓名于卷尾想見管卿有知必軒然自笑得友晚也

題仇實父桃源圖

此仇實父摹趙千里桃源圖憶吾吳二三月間湖中盤螭桃與舟里梨俱爛發如海雲蒸霞初日照雪山中人徃徃取花瓣雜茶芽中待游客者亦不多見也

題彭興祖篆刻後

余不知篆法徃徃窮古今印章心儀之古法圓今法方古用筆因字勢今用刀因印地古寓齊于不齊今寓不齊于齊古取雅而得媚今諱媚而失雅此其大都矣自漢法失而唐唐又失而宋元宋元印章如熟絲織網都無雋氣然刀法

固自圓也。自比人耳。慕漢篆而不知其法。於是
以麤硬爲古雅。平滿爲整齊。牙角虬然。篆隸法
雜而古人風流蘊藉之意都亡矣。故禮失而求
野于奴書。市工寧有取焉。適與祖示我以鐫刻
而喜其與見偶相印也。因漫書數語于後。若與
祖翩翩雅才多藝世其家諸先生艷稱之余。可
無論云。

蘇文忠公書表忠觀碑跋

蘇文忠公故有書表忠觀碑。劈窠大字者。行于
世。今陳于吉氏復出所新鐫文忠行書碑。文示
予字。僅拇指大。視前書若別闢一境者。諦視之
此特以行草故。撇筆少耳。其姿態骨力以絕去
排束轉自神駿。能知裴叔則于粗服亂頭時者
是真知叔則者也。蓋余嘗歷武陵泛錢塘徘徊
武肅王之故墟。其所爲錦衣掛樹。強弩射潮者
已草湮木瘁矣。惟此表忠觀碑獨存。漸歲久漫
漶而二百年後寄生之裔孫復以此片石續之
可貴哉。名賢之跡也。夫天地間最壽者河山最

易敗者楮墨以今觀之不朽之寄竟安歸哉吾有感于斯文矣

跋祝公勝生祠碑記後

崑之父老爲余言甲寅年禦倭事未嘗不流涕也時令尹祝侯貫甲登陴與賊相拒者月餘賊穴城以入幾破矣恍惚神告曰賊在足下啟譙樓板而賊見遂殲賊城完侯釋功不居而推諸鬼謀曰卜將軍實助余民亦遂嚴神而釋公又五十年有汪惠者建義爲邑人倡始專祠公于

卜將軍之陰吾乃知無功不酬無報不食匹夫之誠數世猶耿此樊侯所爲愴然有感揭而表之爲勝生祠者也樊侯治崑幸而海波不揚不至如祝公常在矢石蒙衝之下而克廉勤苦危其身以惠民不啻過之蓋蒞官六年竟不勝病以歸其歸也囊無崑山片石僅腹貯婁江升斗之水耳雖欲不留數椽于民間其可得耶雖然吾恐侯之謦然不屑曰猶夫近世生祠也姑綴數語于公碑之末以明侯之簡世榮薄吏譽雅

續山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志如此俟數世之後碑侯者攷焉

附

學藝初言

世多謂經義取士之後士爲括帖束縛得人
不如前代之盛此大不然自薦舉法廢書判

詩賦與今之經藝皆借以觀人耳觀人之法
愈平實則愈難矯飾愈簡約則愈有捉摸自
古以詩賦取士而亦限韻命題類如兒戲者
如秦豆氏教造父於寸木上御馬正欲不盡
人之才才不盡而後所養之淺深造詣之生
熟可測驗耳

高皇帝深明此意倣宋遺制爲此非難非易之
法稱量豪傑又別有二三場以盡其胷中所
欲言而前場則原不責之馳騁也今侈言時

藝者又謂時藝羽翼聖真可與傳註並傳此則大過傳註不必俳偶所以俳偶者正有深意耳試卽吾輩熟習之人而細翫其文正如繪出心肝一般若後場則取材泛濫不必肖矣天下有無文而有豎立者有能文而無當於用者若怪謬浮誕之文而責之以識見功業萬萬無有學者務當體我

聖祖設科之意而無自描影子貽識者之笑可也

論語之文極高故卑極深故淺思孟之文以卑證高以淺證深此理學之宗而亦文章之宗也紫陽先生傳註非必盡是理欲知行動輒分爲兩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夾斷然未有拋家棄產悅珠宮梵宇之麗而攄以爲己有者我

皇祖解經測天初未嘗純用宋儒而卒以取士蓋以爲人有異學則國有異政與其遁放無寧支離故去彼取此乃近日網弛俗厖而文

亦如之士不通經不明理惟立異之爲事有
題於此大抵以事物爲粗而言名理以省察
爲粗而言覺照以當然爲粗而言所以然卽
如顏子屢空認作空諸所有之空并以子貢
貨殖爲學殖將落之殖風流至今一部孔孟
盡更面目其可鄙笑更有百倍於此者此豈
不凌侮聖賢蔑棄國紀而憂時之士所不忍
見者乎欲醫狂病先究病源禁怪文尚難禁
怪說甚易特未嘗實有意禁之耳

先輩之貴用經語也匪是則弗與歟曰否六
經之與時藝氣類也大凡同類之物以襯帖
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迹如傳奇之詞曲吏胥
之文移不作一文人口語始爲當行今以二
氏語作孔孟文已自不合腔而况作者原不
知二氏不過口頭數語逢陣便擺而已且無
論於題帖不帖而試究其本文字義云何豈
無啞然而失笑者乎若今日以後所用之二
氏則又今日時文活套之二氏也愈傳愈訛

吾不知其所終矣

文章之法總不離於人情情生於題情之用
在勢要不出於鹿門所謂認題布勢數條顧
涇陽袁了凡更詳言之可不具論論其大者
認題以題爲主題有定法書法所謂朋字當
側止字當扁點畫必重引帶必輕執之欲緊
者也布勢以我爲主我無定法書法所謂一
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就一字中又有多變如
此起者當如此應運之欲活者也其外爾我
相形之法總屬認題開闔相生之法總屬布
勢得題得勢者如西方聖人不假幻師外道
但守其耳輪目廓而六通之用自神蓋題中
本色詞意驅使不盡豈藉他求惟夫題不分
明勢不在我而始不免馳騫于題外爲奇搜
剔于題中爲奇是皆病在不足非有餘也而
人遂真以爲奇過矣且文者代吾之言而并
以代聖賢之言者也凡人之言胸中了了者
必直捷簡易而憤憤者必艱澁支離理直者

必開口見心而理曲者必齟齬縮舌筭定者
必寬舒徐緩而率爾者必急遽周張傳實者
必援甲證乙而駕虛者必指天畫地勸諭者
必和顏下氣而恐喝者必怒目盱衡警衆者
必巷語街談而召鬼者必胡音梵字門高者
必直道家世而單寒者必粧點貴游厚積者
必自諱豪奢而暴富者必侈言得意遠識者
必沉默處後而淺見者必議論風生知言之
情則今日之號爲奇者病在有餘乎不足乎

可以媿矣

鹿門所云練格格者品也品之貴賤清濁傳
之久近係之大要只在雅俗二字耳人知雍
容文物者之爲雅而不知清真超曠典重老
成者之爲尤雅也人知鬪茸粗淺者之爲俗
而不知濃粉厚墨折腰齟齬者之爲尤俗也
天下無不能認題之名家無不知布勢之高
第至於練格則難言之守溪之後惟荆川最
清最貴其旁出而迥然絕塵者惟震川耳鹿

門昆湖方山尚有擬議自茲而外邈乎遠矣
無中生有法也謂如從根發枝以梅傳杏非
龜之毛兔之角也實題虛作法也謂如酵麵
使不粘口非畫餅可代充腹也粗題細作法
也謂裁縫密熨帖平非謂蛛絲可紉布帛也
淺題深作法也謂如鑽石求火非刺山而望
泉也學子常離形照影於本來面目毫不相
涉釋卷而測題十不得五六者有矣可嘆
鹿門云文之不宜於今者皆得古皮肉眉髮

耳若會其精神無不合者近世學術膚陋或
剽古人皮肉眉髮尚有少分相應否則杜撰
一種似古非古之語以冀詭遇而默會其精
神法度者必共厭棄矣豈惟時藝今之論人
品文章皆然

文無竒正總之有一段真精神識見則善矣
世傳馮開之云士子薄偽平淡作偽神奇王
司猷偽神奇收偽平淡常太息於斯言當壬
午乙酉之交有司尚一等膚淺文字而余料

其必有今日何也均之爲僞則僞平淡必不足
足以勝僞神奇者勢也僞奇約有數種舍昭
昭求冥冥去堂皇覓窟穴者類說奇醅醢于
史齷齪餽釘者類詞奇顛倒主客頭長于身
指大於股者類格奇去此數項僞奇則自不
能奇而真奇乃見矣譬之售朽木者必飾青
黃剔去青黃則依然朽木欲正文體者但亟
宜去僞以辯真且不必以奇正分低昂也選
中雅變一欸亦未盡真奇之變猶以爲彼善
于此庶逃楊亦歸儒之漸云耳

余勸後生讀先輩文讀竟笑謂朴淡不足學
余曰不然子是心粗耳試就先輩作過題極
力作一篇得意文字細細比量彼數句便躍
然而我百十句尚恨未盡彼滔滔說去一句
打轉而我一步一顧猶恐失之彼撇撇脫脫
若咏若游而我粘皮帶骨句雕字鏤彼隨手
駕搭自然有勢而我非牽一架子則不能得
勢彼隨題敷衍自有話頭而我非發一議論

則別無話頭彼有首便有尾而我逐股逐句
爲首尾彼短文勢反汪洋而我長文勢反急
促彼詞了意不了而我意了詞不了卽有奧
思竒句發前人所未發而三復思之乃多是
不必作不當作者則我之不及古人遠矣
文之用世無不達者文之傳世無不老者然
天下又未有不達而能老者也從來古文大
家必不欠此二字掇拾累達浮艷累老震川
以後縱有才雋未免逐塲古道之復吾不得
而見之矣

文章有一字訣乎曰緊緊非縮丈爲尺感尺
爲寸之謂也謂文之接縫闔筍處也古人布
局寬結構緊今人布局緊結構寬巧者如駿
馬驀澗拙者如駑牛登山自來文章詞曲書
法奕法皆不出此一字吾蓋知之而未之逮
焉

國家定試士之格其優等不過曰通余家有
前壬辰乙未墨卷榜首只批平通清順而已

此不但見先輩古朴而亦見先輩得文章大意識通字之難也近世未求通先求奇遂至步步枳棘少一篇首尾成章者真可喟嘆惟夫下劣之士始諱而爲平通而究其血脈神理謬盭殆有甚焉無惑乎天下之爭好怪矣程式之始於隆萬何也曰文而反之質也如移江河而之山也蓋自古難之矣禮部式士以弘正文爲鵠此可令士率從否耶抑姑言之而不必其從乎故不如就近時程式稍示筌蹄規格未遠步趨尚易而學者已如移山之難矣况乎其前此者也

然則執此以應制科可必得乎曰是何必然但吾儕讀經書識字理一旦塗墨傳粉妖聲鬼氣明知其不可而蹈之得無慙於衾影乎世變旣爾作文者固不免酌量古今而在有司則自應洗心滌慮爲國家求明經適用之士若猥逐兒童之好而惟熱鬧嘈雜之是尚以不可解者爲解則不知其說矣

嚴滄浪論詩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然非多讀書則不能工惟時藝亦然上乘之文着不得一句學問乃類極膚淺者而真膚淺文却自不同天下惟大智若愚大巧若拙此非具隻眼人不能辨也今人見時文中班班駁駁好用古書者便道有學問此正是學問少耳若學問到家見得古人真處下筆之時如織純錦梭梭頂接何處可下雜色又如食前方丈下箸自然不輕有司但能令士子實實讀

書則文體不正而自正矣

文章與時高下的的不謬非文章關世運乃世運自兆文章耳以氣運論文不當論其名家傑出者當論其大凡成弘之文如嬰兒之始孩渾是一團元氣至嘉之中年而後神骨才情始暢茂而完足癸丑而後膚革充滿神采爲所障憊不免癡肥至隆萬則擁腫一清而氣亦少索矣然筋骨固自在也午酉之交奄奄就盡流至今日非但怪誕者化爲鬼魅

魁魍卽世所號爲平正者亦如跛眇具形骷
髏戴髮都非完人當天天下全盛之時而元氣
渙散有以水搏沙之象是則深可慮也默移
之道又不在文章矣

今世有歐陽公文體可卽正乎曰甚難彼劉
幾等輩皆胸中實有文章不過故爲怪以投
時好一撥轉卽正矣若今人粗知章句已爲
近日時文惡套蟠據胷中譬人生不識菽粟
菽粟何由而進臨場之時一班後生苟非遲

鈍不能變化者類皆搖唇鼓掌慕爲新奇其
平日苦心積學之士卽欲倉皇改步而常苦
意跨兩岐反不如少年墨濃筆飽粗豪動人
則有司之所好反所令勢也士子之從好而
不從令亦勢也文體何由而正故釐正文體
不在口說亦不在臨時非以真精神實倡而
徐導之雖三令五申祇爲戲矣

然則應制科奈何抑有道乎無也曰是固在
有無之間但利鈍與工拙二途不可混言也

請畧論之凡文之蓬蓬勃勃如畚上氣者利
之徒也掩掩抑抑如窓隙風者鈍之徒也鮮
鮮潤潤如叢花帶雨者利之徒也牙牙直直
如孤幹擎風者鈍之徒也活活潑潑如遊魚
飛鳥者利之徒也悉悉率率如蟲行蟻息者
鈍之徒也如物在口探之卽得者利之徒也
其結嗇胸中若嘔若哇者鈍之徒也如世厲
鼎古色駁犖者利之徒也如鐵在水黯然沉
碧者鈍之徒也宮商雜奏嘈然滿耳者利之

徒也獨坐彈琴如怨如慕者鈍之徒也大抵
明潤象春而柔嫩亦象春暢茂象夏而穢雜
亦象夏高潔象秋而蕭索亦象秋老成象冬
而閉塞亦象冬春主發榮夏次之秋又次之
冬則剥矣得春夏氣多者卽初學或速售得
秋冬氣多者卽積學或久淹此常理也蓋相
文之法大類相人惟以神氣爲主非必五官
六體事事稱量乃爲無失相文者但疾讀一
過利鈍之分十可得四五若細細求之則十

無一驗矣大凡初學從詞氣入者名走易路
早發則已不發則遲迴審顧或英華消落而
迄至于無成從理路入者名走難路雖未必
卽發然久則鍛鍊愈精神王骨堅而終收功
於末路其間又有少年老成邇相倣倣邇攻
其失而成者又有兩失所據而敗者有以一
日之長掩平日之短而得者甚或有偶值一
日之短反平日之長而得者參差不齊此則
有天主之而吾所謂四時之氣又不足以盡
利鈍也彼摘字句爲瑕瑾據成敗爲著龜妄
以一人之目臆決衆目又或附會衆目爲一
人之目者則吾所不敢信矣

於末路其間又有少年老成過村傲傲過其失... 人之自許與言不... 以之入文目... 麻姑也... 向... 為... 為... 為...

緜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尺牘

與友人論時藝

某白某欵啟寡聞之民且又敗拙足下乃過以其所短者見問甚愧甚愧僕非但不能也兼有不可者三今時人纔脫舉子籍便擬高坐泚筆抹畫如塗鴉為士者唯諾引遜以為禮有如旁

出一口則衆共譁之。其不可一也。士見其材而不售屢矣。人將曰。是必且迂大艱難。其說以覆已短而掩人之長也。是必不可信也。其不可二也。諺曰。水清無大魚。文之是非與成敗本不相組合。蓋比來每覺精詳條理者居後。而宮商雜進者居先。子求我以刃。而我授以犇。當乎。其不可三也。雖然。僕之從事於斯也。其亦久矣。雖曰未能。蓋亦有所見效。所見于吾子。雖人疑人笑。夫何傷。夫文章者。以代吾之言。而兼以代聖賢

之言也。言有茹者吐者。縱者橫者。直指者。互見者。偏張者。合唱者。體萬殊也。奧衍如曇老。怪特如神鬼。都雅如縉紳。真率如田父。幽深如騷客。噴雜如八方之音。局異量也。然亦均之言也。言豈有離乎人情者哉。吾欲以文論文。則先賢之所評述備矣。愚者既迷。不可與言。而喜新者。又以吾言爲陳陳而不足聽。則莫若以言之情論之。今夫人有不悲而泣。不喜而笑。不病而呻吟。是謂有餘於情。其有哀不涕洟。譖不膚受。怒

不裂眦。笑不開口者。是謂不足於情。是皆媒灼
養母之強爲貌者也。非真也。故曰寫光景。其有
七情失位。或當喜故怒者。或一日之間。忽歌而
忽泣者。或當恩故怨者。或一人之身。倏親而倏
讐者。斯其爲何如人耶。故曰究指歸。左師之動
太后。魯連之懼垣衍。戰國之士。每用斯術。以取
捷口吻。蓋所謂苟得其結。則連環可解。故曰審
肯綮。將有所開白也。不先以豎義。而詞旨混矣。
不繼以緩詞。而議論窮矣。不極之敷衍。而情不

暢矣。不終之結構。而聲不闋矣。虛實不互。根分
合不迭用。素繪不相宣。正反不相發。而言累複
矣。格歆墜矣。聽之者厭矣。故曰識步驟。聖人不
能使手行。而足握。口處高。而眉處卑。且話兒女
於大庭。則褻談朝典於草野。則侮䟽戎馬於朝
陛。則亂講揖讓於邊鄙。則危。雖欲離方遯圓。然
亦各有當焉。故曰閑體。則雖然。談吐之則具矣。
而善言者。又有以抑寓揚。以徐爲疾。以無造有。
如西方聖人。未嘗學幻師。易人耳目。第守其耳

輪目廓之位而互用之神通出焉故曰達變化
人胷中理不豁然則氣不浩然雖平日辨如飄
風而臨出趨起期期在口故曰明義理藉使顏
子而戾言季路而濡舌賓主之語互相參入使
聽聲者隔垣而不能識其人可乎故曰依口氣
天寶弟子雖聲貌俱盡要自有大肉風流降而
里社蠻貊傲傲歌舞曲靡下矣故曰辨品格於
人前刺刺作楚語固非雅矯之而爲胡語爲漢
語於齒牙間嚙嚼作聲要不可謂斐然是以輪

轅敗其車也故曰修辭章此十者吾所謂文之
完也然其間有緩急焉能行於變化工於光景
當於肯綮審於品格而兼有諸長者上也能執
其步驟守其體則辨其指歸者中也或於數者
未之或知而長爲修辭曲暢衷意者下也自守
溪鶴灘荆川震川以後上焉者不得而見之矣
吾僅以其下與中者自勉兼與天下相期而又
甚怪其不然蓋今之人責已怨矣而其責人者
愈刻有以爲貴渾厚者有以爲貴竒特者有以

爲貴高古者。摘瑕索癥。嚴於毫忽。斯殆然矣。然
吾以嗜必昌。歎滋味成癖。行須駮耳。責望少苛。
文亦何必爾爾。籍能得吾之中術。爲奇爲平。爲
高爲下。隨性所近。毋不可成。其家言何也。人而
五官百骸。與神理相扶。能蠢然運動。不至殘缺。
而爲跛眇死朽。而爲髑髏矜飾。而爲優人傀儡。
斯亦成一面目矣。所病於今之文。正在未成耳。
蓋有六失。有五疵。請得詳數。每遇題。不尋題旨。
向背。但彷彿時藝。以爲青黃。就影摹影。以鏡照

鏡。去真遠矣。失一。知求句法。不求章法。冠履有
衷。倒置卽錯。失二。本無佳意。支撐慣用疊語。本
乏實學。唐塞輒借累字。失三。點綴題面字目。便
謂巧絕。橫執春濼。蔑棄河海。失四。新尚圓活尖
峭。痛惡深求。竟廢實講。遂使奚奴代主。畫餅作
糧。病五。枝不從根。葉不從枝。生理絕矣。更縷玉
剪綵。何益。病六。何謂五疵。縹緲者。尋得一縷。抽
爲萬緒。而今之文。絲頭亂伏。隨題布擺。柱骨如
麻。疵一。水火不相見。左方則廢。右圓。而今則始

不能擇。繼不能捨。話頭旁落。跨入兩岐。疵二。每作分題。而前後俱合。每作側題。而前後俱平。作合作平。亦如之。狐裘而羔袖。其服麗矣。疵三。擊毋而子不來。擊首而尾不應。雷動而雨不隨。蓋瞻前顧後。既缺苦心。應弦發機。又少餘力。疵四。肥瘦華實。不相稱量。于是有面長於身。目大於口。珠弁而草躡者矣。疵五。此六失五。疵人比比犯之。然亦多有暗於全體。明於一曲者。卽未明非之。亦可舉告之。或易入也。乃今賢智之所馳。

驚。凡愚之所驚詫。而不知其靡入於庸俗者。弊又有二。二者蓋潛於膏肓。隱於世變。以莠亂苗之甚者也。歐蘇文所以逼古者。惟其師意不師迹耳。今作文不探雋味。而動思用古。大指謬矣。及其所謂古者。又不過餽飭。隻字寸言。以爲工。其究也。遂至生刖莊叟。車裂史遷。爲後進輕浮。剽竊之輩。開一便門。如是者。命之曰口套。聖賢每從庸言庸行立論。未嘗矢口談玄說妙。而比來文章。不問題面之深淺。輒欲參入禪關。虛實。

出入等境界。秘爲密藏。實際覺照等一字句。葆
爲寶錢。彼若以爲棒棒見血。我則爲彼拳拳落
空耳。如是者。命之曰心套。此兩套者。非不可以
獵俊聲。得高第也。然而掇實者。進則傾心寫意
之爲迂。虛罔者。上則會文切理之爲絀。循習日
久。作文與閱文者。耳目心志。皆注於此。捷徑開
而正路塞矣。此吾所爲尤太息者也。吾嘗與一
二知己。私評文運。與時上下。的的不謬。卽如昭
代之文。成化以上。太和盎然。如嬰兒之未孩。至

弘正之間。則骨骼神識盡具。獨未跳踉爲狙儉
態耳。實於壬癸。縱於戊辛。迄乎庚癸之交。而英
華露矣。骨肉和停。神明正王。叩景彈響。窮形盡
相。蓋文之變態極矣。盛極不得不衰。故至午而
神衰。至酉而骨衰。以後二十年。皆充然奢費。所
謂血肉行尸。中所存者無幾矣。漸靡至丁卯而
肉敗。餘有氣耳。至庚辰而氣蕪。餘有筋耳。比兩
年。則筋脉斷矣。乾皮皺膚。戴衣冠而行。累累弗
勝甚矣。請試度之。瓦琉璃尚能經幾變耶。竊謂

盛衰如環。况國運邳隆。文章之往也。豈其不返。士生當此時。苟不受伊吾之業。則已耳。如既受。經爲博士弟子。而徒束于成敗。惕于毀譽。不能竭才積慮。挽其必趨之勢。以紹隆先進。因陋就簡。竊爲壯夫羞之。僕口不談文。久然尤不忍盡棄其敎。帶忘其身之鄙與賤。與世之所謂三不可。而諄諄言之者。倘亦有所望于子也。子其勉之。老馬不能行遠。而能取路。幸毋執其所能以笑其言。某頓首頓首。

朱虞葑大尹

明公之於不肖。計已三四施。而曾不一奉見。比之踰垣閉門。殆有甚焉。煩明公爲削去客籍。毋再辱玉趾。以重不肖之過。則善矣。去冬席次。偶道及故友張生。不圖明公以其言爲可信。遂褒恤而表其間。嗟乎。此何時也。右通而左。左二百。年無此事矣。衡嘗私謂治不先教化。雖敏如黃趙。總不離俗。今明公首揚隱德。度越古人。雖然。尤有獻焉。窮鄉白屋之下。廉夫貧婦。常有而好。

德之賢侯不常有。豈無汶汶而沒。名不出里閭者乎。惟明公以此意廣之。倘更得表章一二。則不惟悍訐之俗。禮義可興。而吾友溫恭人也。亦不以同善異賞。惴惴抱歎于泉下矣。書生于及政事。罪在不原。惟明公諒其心之無他也。而寬之。

陸靈巖業師

夏秋之間。老父瘧痢并至。千憂萬苦。扶將出藥籠中。不圖魏闕之夢。儼然及之。今受命未及一

旬也。而腰帶已減數圍。嗟乎。親憂而憂。夫子將謂衡何哉。凡夫子之所以責吾父。與教不肖者。甚嚴。且正老父舊時皮骨。師所憐也。今十又去其七八矣。倘以此而試之。當衢立名。與居名。孰難。言事與成事。孰易。衡童子也。不識大體。其愛親甚於愛天下。進而捧新命。竦然而警。退而見親容。又焦然而歎。且愛吾父者。莫如夫子。今夫子將以吾父爲飛鳧乎。以爲樊雉乎。則衡可知也。浹旬之內。聞吾師將給假東還。衡家倥傯。敬

當掃室布席以待從者。茲不多言。

蔡肖兼太守

敗軍之將。且不與語。勇况三乎。世眼青白。橫生人情。苑枯翻覆。始終不能捨身。鷄肋乞食。蠹魚計。惟有禔身立行。不獲罪於父師。結局一着。如此而已。老先生幸有鞭策之。

陳抱冲孝廉

伏惟令先公老先生。幽潛之光。彤管爲華。蓋至今日。而考德者無憾云。是殆名德與孝思。鄉評

與邦譽。四者合而盛。媿始完。家君不過推波助瀾。觀厥成而已。吾丈何辱謝焉。頃從使者訊起居。吾丈且約同志游武林。讀書吟嘯。其于將加銛。武庫加富。一經生業。何足當此。丈豈徒求勝于今之人已耶。若弟於此道廢日久。眼不識之乎。爲何物。比復內遭沉憂。外驚且網。始初嬾拈筆。今并閱卷亦厭之。大忘之中。所未忘者。東歸一念耳。時下病親。乞田理棹。有日。倘幸而及丈未行。得與談席。考鐘伐鼓于聾聵之側。惟聽然

一笑不能復辨商徵矣。大兄見當自知非敢漫也。聞後宮生蘭之耗尚爾有待。獨此爲懸適待老親藥甚遽。草勒報音。百未一吐。惟存亮幸甚。

周二魯尚寶

往者讀先生文章。如見先生於掌。輒咄咄自歎。曰。宇內有偉丈夫焉。而不得一見。豈人也哉。則慷慨泣下者有之。繼而得見先生矣。可以吐肝膽而獻之左右矣。而竟不能逮。去歲又得見先生。則酒籌交錯。席相接也。且先生又溫乎自下。

渠渠乎若有意於其爲人。心輒自喜。自謂以十年企慕之心。庶得間以自結於長者。而又不能嗟乎。古人千里負笈。不謂遠。執鞭終身。不謂汚。布衣而通刺。五侯不謂無耻。蓋豪傑之以精神相契合如此。今不肖旣天假之遇。先生又假之色。而乃拘士人之小節。以爲寧靜無躁。寧簡無煩。遂抱區區而不露。卽不肖亦心歆焉。豈意先生之識察。我一至此也。不肖愚而不嗤之。賤而不鄙之。倘者猶以屋烏及之也。乃如不肖兩見

先生兩不交一語。投一刺。此何以辭焉。而先生顧曰。子雖落落。豈無心於我者哉。念斯言也。明月夜光。不足爲報。惟有買絲繡。作平原君耳。家間愁病種種。鷄肋之業不能理。又不能棄。敢問如之何。茲因黃凡歸。借之作郵。聊布其一二如此。

呂渭陽大尹

不肖衡猥以編民。沐甘棠之餘蔭。一簞一壺。未效懇款。而臺下薦寵賚之。九鼎爲輕。十朋非寶。

真使人欲剖腹而藏。且捧心而媿矣。恭諭臺下。鳴琴之治。報最以條。賜壘塞帷。不過萬里。發軔何足爲明公榮。抑富鄭公有言。活饑民三十萬。勝中書二十四考。此不足爲明公榮乎哉。愚父子托知微福。叨竊已甚。但恐白駒之繫未寬。黃口之羅尚在。徒蹙蹙風塵中。爲吾父母羞耳。不識明公何以教之。

彭義陽尙寶

生願一識韓荆州。又辱附世誼。執鞭之慕。雅不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一
敢後人顧刺相交于長安道中終不及一奉顏
色無任耿耿衡之于文猶醯雞也每讀兩傳憤
懣不能通苟得五同稿一印正則環結立解甚
矣兩先生之深于春秋也雖然于李王面目不
肖終有昧焉望先生更以經術訓後生且簡召
維新又望先生勉旃三立以經術報明主愚父
子不勝惓惓拙構數首聊塞來命伏惟裁教幸
甚

屠赤水儀部

不肖自入長安閉置一室中邑邑氣盡實未曾
識門外人顧何自問越以東事戊子歲晤故友
楊伯翼者先生里人也相扼腕談先生甚劇頗
耳先生近狀時提三尺筇挈五色古錦囊徘徊
山陰道上及新安山水間倦則枕書而睡據梧
而吟草耕木茹無慙兒女子甚則囊無底竈不
黔亦熙熙然自適也不知官衙車馬塵中有此
樂否又不知彼青蠅弔客腸枯翼單抑亦自遣
如先生否諦思之真可發一笑古來歷落之士

無論撫樹神傷。書空計拙者。不足言。卽白眼一世。等造化於小兒。抑何其不耐窮達也。先生坐清狂廢。其實尚不直阮步兵。李青蓮之萬分。而遽已爲人揶揄。要之萬世所笑。在彼不在此。若不肖則被以至醜之名。至辱之行。彼譖人者。咄咄漸逼。雖然。吾道是也。至聞浮游不根之口。群飛刺天。甚而欲穢我淨土。則劫風輪薄。世界且不知所終。吾乃始惄然懼矣。不見先生詩。久頃捧咏大篇。竟日。若笑若泣。酸風射人。急奏緩歌。

一章以破涕窮居寡和。操漫不知宮商。幸勿以故墨求矣。神仙去人不遠。久不見吾長卿。斯言遂至河漢。未審蒲團上。所喫緊安在。家君老入劇場。進退維谷。盡六州二十四縣鐵。不能鑄此錯。且衰病狎來。望楊枝露。倍加渴耳。

華述齋都事

平生慕吾丈。如祇樹禽芝田鶴。而幸於長安斗室中。獲奉晤言。交臂未久。遽爾言別。然清風朗月。未嘗不思我玄度也。頃復辱翰貺。侑以新編。

憤憤間。一擁膝而吟。雖坐八斗塵中。居然有濠
濮間想矣。恭審榮任。已歷時日。戴幘執手板。折
腰上官前。良苦良苦。顧惟不苦此。乃爲足下耳。
有才如此。當途者。曾不能於格外賞拔。而竟落
散子選。豈非朋友之過。家君黽勉世途。迹與願
違。且比者。人心慳於太行。省闈危於邊境。但得
一日反其初服。便如嬰兒得乳。其他無所復論
矣。弟閉置此中。邇更病目。觸境盡惱人。卽報不
能手勒。幸勿訝也。

何震川宗伯

自寄迹都門。末由一通問候。頗論考槃碩彥。戰
勝益肥。東山經綸。時小試於閭里之涸魴。是亦
慈雲悲雨之一滴也。家君失計出山。又適當三
空六逆之世。遂不免爲國懸贅。爲衆射招。鍊就
百忍。幾且狎而忘之。但不敢以滑稽模稜之行。
開後世笑端耳。

武君陽趙瞻雲

不佞謝吳入燕。如野鹿入柙。忽忽不樂。所以睽

違兩年。而不奏尺寸於執事者。誠無佳懷。可以對知己也。兄比來何似。風臺月榭。其亦曾念否耶。輒錄小詞。以志鄙念。人自鄉中來者。頗言周大兄有霜露之變。驚汗如雨。老翁稚子。其亦何以度日晷也。言之痛心。山陽之笛。自此不願聞矣。

袁了凡王政

捧讀尊翰。先生贈我以道。所以待我者甚不薄。極感極感。惟是居塵出塵。卽事鍊心之道。固衡所稔聞也。明知情有所着。蓬宮瑤池。與厠溷原無二相。而根性頑獷。習與性成。如殮雪蛆。作蓼蟲。焦悶且死。接客未數語。而背如蝟刺。讀書未數行。而急欲完卷。稽中散陶元亮之樂。更無有。而所云懶着衣冠。讀書不盡解者。病更倍之矣。此對真人前。不說假話。姑俟琢磨客氣。幾分。乃敢稱先生弟子耳。

馮文所妻叔翁

伏承遠書。唁存感往。撫今淚不可攬。蓋室人之

不長世。八年前已預卜之。中道摧割。尚在人意中。乃次兒磊砢有奇骨。方款款翔舞膝下。而遽以殤死。則意外甚矣。鄙生不辰。累遭骨肉之慘。然往時正如短夢。啼笑未真。今天故使之綢繆。亭育肺腸相拈。而驟以冤親相繫。人非木石。亦復誰能堪此。妻亡以來。徬徨不知所寄。欲以玄理遣之。而不能。欲以書卷筆札遣之。而又不能。昨亡襯出時。作哀詞數首。輒數日作惡。此後不敢復置齒牙。重以新愁如亂絲。入手無緒。姑欲

倩高公斬之。豈堪再描寫耶。已矣。死骨未朽。生肉半寒。雲慶月華。杳無處所。惟是歸時一念菩提。神潛萬里。冀是靈心綿邈。不與草木同腐耳。來諭謂不肖憤世輟學。憤則何敢。意實畏而逃之。我翁不知近日口語耶。彼不過謂焦芽死灰。尚有飛揚之日耳。以故兩年束書作薪。口不道之乎一字。不知兢兢者之憐而赦之不也。外具粗帛告哀拙記二冊奉覽。羽毛如便。尚冀嗣音。

又

不肖斷鴈哀鴻之苦。彌長彌深。卽目前六十一
歲。姑供婦役。七歲兒執母喪。慘酷之極。可謂無
復有人理。憂緒縱橫。如何可言。兩日咄咄自歎。
賦命竒薄。本具野人骨。而強使戴儒冠。本自行
脚僧。而強使諧室家。以致驚餌含鈎。愛河翻浪。
窮而始悔。悔之而無可奈何。不敢專恨命也。以
和治睽。誠頂門一鍼。家君比來作用。似亦不甚
別。而下之睽而睽者。易調。上之同而睽者。難調。
遇雨之效。漸不可幾。旦暮且投劾歸耳。近日惟

一種把持政地者。能白日生羽翰。此外雖有長
才異能。總屬第二義。丹砂自不難成。不知王方
平。肯作麻姑狡獪。變態否也。

公孝與

以孝與之才。三十許爲諸生。何所取。盈於造物。
而復阨之至此。功名浮物耳。何足以芥蒂豪傑。
蒼蒼者。且以六親爲鼎俎。七情爲鑪炭。而長試
足下於甘苦啞號之關。足下且奈何哉。不佞弟
讒廢以來。以彼五窮。窮我五技。一束救帚。已久

置之房次律甕中。顧肥遯未能。卽旅多咎。長安一萬戶。出門無所之。退循書卷。又苦中熱。日惟黯黯。視妻孥苦樂。百耳而婦又死矣。奈何乎。足下尚有竹素之好。差可自樂。若不佞弟。先已望洋而歎。棗昏木鈍。私心樂之。卽北海若不能傲我以大觀也。愁緒如織。臨箋惘然。

申經峪孝廉

漆園鼓盆一之爲甚。至於三鼓。豈復成歌。恐亦不免動夜犢之悲。隕雍門之涕。而况於我輩也。伏承伯父兩兄諄諄見慰。薄命之人。得寵若驚。謹此九頓首以謝。

沈日峯知縣

弟性素昏懶。而殊不喜憂。常鼓腹笑曰。世上安有皺眉事。此兄所見也。乃自大父沒而憂生。兩婦死而憂漸長。至今則遍身體都是憂悶。然受之無可言矣。蓋老父母哀勞以來。積困成疾。呻吟之聲。遞相續。而老父爲尤甚。比者脾疾遂大作。粥飲不下數匙。肌膚色澤。十減其七八。而性

又雅不善排遣。就醫不可。絕客不能。衡且朝夕。扶將調藥。餌之不暇。而暇及其他乎。筆硯之事。輟而不講久矣。三秋若馳。倏忽虛度。上負知己。愧恨何言。乃若老兄。雖一城斗大。未能展錯大才。而擁笏垂魚。出入覲兩人。自是不惡。何感而咄咄自歎。兄不記南窓下。閣筆咬指。兩手爲禿乎。似此苦惱。亦何足思也。二三兄弟。落落如初。裳甫老大得兒。朞月竟天。獨兄差爲吐氣。而位不稱德。蘭茁未芽。倘亦造物者顧才而玉之耶。

天地間惟聖人能合命。亦有剛強者可抗命。弟故於子息上。亦未甚着意。諺云未得其姪。安得其子之謂也。輒有小詩奉懷。并上一笑。

蹇理庵撫臺

不肖輕塵弱草。萎弃自甘。不意閭浮大樹。亦爲蚍蜉撼動。老伯之實心實政。真廉真才。誰不知者。昨薄游至漁陽。三尺童子。誰不思想者。豈待揭辨始明。百人種樹。一人拔之。且奈何哉。唾不至天。還從已墮。其于老伯何傷。但恐自此英雄豪

傑以老伯爲戒。則壇圉社稷之事。有可痛哭而
長太息者耳。某驚弦之鳥。絕意高飛。橐筆塚書。
自謂可逃造化之忌。而酷窮未已。一婦一子。相
繼夭亡。寃親刀俎。備嘗之矣。但得留此皮骨。再
見長者。卽已厚幸。豈得復有妄想也。

申經峪孝廉

奉手書。固知六逆殄行。朝野同慨。家君含辛茹
苦。成得一事。反增忌眼之熱。亦復何堪。計惟有
一歸耳。乃吾鄉刁訟橫起。蜩螿沸羹。又有甚於
輦轂者。以所聞令外家之事。何其愈出愈新。爲
政者不務使陂池塘澤。各鍾其美。而必欲鋤之
使平。且無論體統蕩盡。風俗壞盡。而亦豈所以
爲小民之利乎。愚父子嘗太息於斯。蓋漸恐猘
獮食人。桑田化海。而非徒爲師門一家之疼熱
也。

馮琢庵宮詹

居常疑今之交情。太易或難。太深或淺。誰能隔
垣墻見人。而遽輸肝膽者。文字之交。猶近心善。

哉乎言也。以文徵交，亦有兩言。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以喉。見先生之文，自見其人。雖不交一臂者，精神當自往。况及事先生者乎？家君顛顛抱璞，與世多牴牾。顧獨以緇衣好賢之心，爲先生所知。昨猶借聲而揚，今且欲剖血而哺之。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別諭諄復，可謂精貫虱心。妙伏鵠卵，敬輿讓微。予瞻遜實，天下紛紛，非命世才不能定也。其在先生乎？家君亦是訓是行，奉尺度惟謹。出閣之事，雖未美滿，夫亦爲之兆矣。獨

聚訟如豈泣釜內，御朝如電閃雲中。究竟兩端實互相根抵，上如暗中視明，下如明中視暗。各不相知，各持其是。今所謂似隔絕似決裂耳。後必有真者，方其似則人皆能言。及真則人又不敢言。要之衆口之求多，皆忠臣義士之資不足恨也。先生金緋侍子舍，樂不可支。春蘭自芽，豈追悼秋風之敗。承示欲踈筆硯，竊恐未能。天生先生，廣長舌，不說盡三千大千法，豈得遂入嬾殘門頭。夫纖塵不起，晏坐而萬用歷然。如是則先生

退盡時也。若不肖才不能半斗。讀書不能盡一卷。雖人休而我不休。尚不如人。矧原不如人者。九方臯之鞭駿馬。見之決驟。若駑馬效之。則蹄而絕矣。人豈不自知。比亦絕不染指。獨有亡婦哀詞數章。欲博先生一言。爲亡人不朽之寄。若惠然見許。幸附便郵致之。

寄公孝與

重辱報函。回環捧讀。四年前相與光景。忽若夢見。旣感且憐。又爲兄喜也。人當此陰陽之罰。金

不可銷。而兄之靈心秀穎。絕不爲愁慘之所耗。磨窮愁之所窘縛。天生此才。豈偶然哉。弟嘗言兄才腴。弟才癯。弟今爲已醉之楓。而兄且爲方莢之柳。養氣待時而已。不憂不遇矣。第來書謬相崇飾。譽望過情。以生平之知。不宜有此。弟之心腑。能孳歛而不能發揚。兄所知也。此次入長安。更掩閉如三月新婦。邑邑不可言。每日高春而起。與守閭親故。談晴說雨。賭棋數枰。惟市語與呵殿聲耳。中訇訇然。俄而歸鳥如烟。小鳥啁

晰簷際。則日已向夕。如是日夜。不幾何而又一寒暑矣。比浹月之間。失一妻一子。生趣都盡。坐卧威儀。總不出尋丈之外。天刑人忌。曾不少假。而不意老鶻空中摩拳。有探巢之意。閉閣思過。怨艾無從。吾兄試設身處地。且當奈何哉。願兄且姑置常平之頌。思得一市朝中山林者。以處我。則不佞知所托足矣。

馮文所

讀來翰。桂林昭州。烟嵐雲氣。橫來樸人。不覺翬

與色俱飛也。乃知四天未垂。不令佳山水沒沒。而鷺濤未發。鳳彩猶含。門下第出其囊底。木以黼黻河漢。自是造化靈氣。一開闢也。某自脚踏長安門。望墻外榆錢柳花。已作寶林祇樹。想石洞仙人。自歌自舞。何緣作此好夢。伊吾之業。已束而廢之。以鈍就懶。忘廢頓盡。自守妻子。理藥物之外。惟與二三親友。閉門飧餽。作牧豬戲度日。若有暇。究天地所窮際。則先究此人。我是非所窮際矣。家君種種艱苦。前已具訴。今上下

相持於毒風暗雨中。溺未及胥。舵師已任其咎。比所爲強顏再出。忍詬而待者。以前未了事有餘覲耳。今彌覲彌遠。極不過明歲決歸矣。閣部不相能。邸報可見。顧考功素稱知己。亦絕不復往來。彼避羶遠膩。一至於此。可歎。

前賢集

與曾封謙之集卷之二十一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吳鳴琪校

陳章閣禮部

門下才焱廣馭。智刃疾驅。玉衡金鏡之司。定且掃席而待矣。某謏才叨雋。向因僂僂而告門下。以雲路爲畏途。今果高明鬼瞰。福過災生。卒有先姊意外之變。不肖痛切鮮兄。情難將母。春燈

花月盡成斷腸。何暇論朝夕之外哉。春季之事。分屬空花。然家門薄祐。某固深以寂寞爲佳境。門下知我。當不以鄙言爲欺也。

蔡思川侍御

生平仰止之私。終以守株自限。昨廁名賢書。而得拜臺下於鹿鳴之席。一第不足喜。喜以此爲耳。顧蚤負難勝。鼠腹易溢。彈冠未幾。而者且張彌天之羅。在愚父子固不足惜。獨臺下典試事。而使曳白者倖進。天下遂謂

臺下繡斧不伐。佞文多不觸邪。嗟乎。某自後且不敢以不潔之身事臺下矣。况敢重以汗大君子齒牙哉。今家君業已裂冠毀冕。不肖業已暴筆焚書。以謝言者。心無愧怍。成敗毀譽。輕如鴻毛。獨歎士有知己。不能報萬分之一。而首以穢詬相蒙。中夜捫心。不能喻之於懷耳。

吳復庵翰學

今世學士大夫。望先生之門。如登龍焉。而某扳緣世誼。不介紹而得師事先生。於鄙願足矣。而

自五稔以來不及奏尺楮於記室敢忘之耶誠
念名之所在與其進也寧退且不敢以事衆人
者事先生也而茲者先生乃儼然以叨雋枉賀
享鸚鐘鼓被狙衣冠非分之寵驚而欲逃然亦
幸先生之果貫我而索之形骸之外也某竊自
揣頑心鈍質斧斤不能材鑪冶不能化而當世
大人君子每不靳以齒牙借之或向所謂硜硜
者未失耳今愛我者譽爲南金憎我者詆爲盜
賊瓠落之軀犧尊溝洫任人所置可謂兩非其

質矣但私憐德涼祐薄不幸有無妄之福致無
妄之災而又不幸動皇上不測之怒日中見沫
盛夏造冰其初一人謗貞女爲善淫而其究天
下混啼鴟爲鳴鳳此賤士顛天而深爲千古折
檻裂麻之士稱冤者也家君口無擇言心無匿
怨無擇言則叢謗無匿怨則招侮斷不可久以
不進不退之身爲世笑端計惟有一去以避之
是非天下大豪傑鎮定衡平剗以智刃啾啾者
何時而定當今命世非先生而誰雖東山卧穩

然恐天終不得不以蒼生累先生矣。書生妄言至此。饒舌死罪。

馬肖乾兄弟

門下讀禮未闌。乃儼然破涕。爲通家小子。彈冠啟函。捧簡感與愧俱。某樸遯材也。三試三蹶。已絕奮飛之望。而不幸瓠落之質。謬爲官師所林。福過災生。致使鬼瞰我室。蟲射我影。今愚父子。冤驚覆轍之途。心怯虛弓之墮。焚書塚筆。以謝言者。猶懼不免。况敢論尺寸之外乎。觸目憂憤。行將跼伏田間。爲世老農。所恨門下振轡入都。不得躬候道左。訴此冤抑耳。

李霖寰學道

憶白下從化人。而登虛臺。爾時自覺一世無人。今涉世又十餘年。而一世猶然無人也。衡下快風。長安朗月。或聞聲而相思。或進前而不御。今遂塵垢滿面。壘塊滿胃。末由洗伐。以事長者。其他企慕睽違之想。所弗論矣。衡款啟寡聞之民也。九能無術。五技不成。而頃又以枋榆之進。爲

世大詭。乃先生顧辱以齒牙。必欲斷繡鐵之光。發枯桐之響。不亦遠乎。若臺下文章籍甚。風采正新。昨讀校士諸篇。手足欲舞。此豈不得已而游於世者。荷天之衢。道將大行。吾曹可以隱矣。衡之於文。猶醢鷄也。頃循先生之旨。尋其肯綮。粗能成篇。然奏刃格然。動至血指。先生豈欺我哉。文王而嗜昌歠。亦嗜之一癯也。多難畏人。譽不如毀。先生無愛我而益其疾矣。

水利道

恭惟臺下智刃熟游。德車攸載。秉玄圭而治水。沉白璧以捷河。惟手足之烈多。乃咽喉之梗去。愚民易樂成而難慮始。初或興子產之謠。仁者有永利而無近功。終大享鄭渠之澤。土膏滋而斤鹵變。水維緩而魚鱉寧。萬頃皆同樂。周原之廬。三江底定。著禹跡之章。章民乃知公植我以田疇。公亦自謂盡力於溝洫。家君初偶任心而排衆議。繼直信耳而述口碑。適觀桑梓之安。其沐雨膏之潤。譬彼望春而秀。草木豈知謝榮。

抑亦登高以呼。風力未嘗借響。比老親私歸之後。何敢聞諸候人。而材官載餽以來。顧將命於長者。珍錯在筐。旨酒在罌。庭實寵於百朋。禁鬻加於九鼎。既已屬厭小人之腹。敢不敬舉邦君之觴。口腹知恩。肺肝銘賜。不腆荒啟。統冀弘慈。

周志齋撫臺

半生鈍置。苟求寸進。以了讀書願耳。如今最更非其據。大非所樂。且以事言。則名勝者實浮。以理言。則履滿者招損。臺下不爲愚父子一思之。

耶。眼前非分之福。已自難當。若教之得隴望蜀。則不肖驚而反走矣。憶初奉教時。臺下第云秋試得一。春試不免讓人。乃又不能無叩於臺下者。蓋比來國事彌難。人心愈變。家君以輕權而塞厚望。家間以薄德而履泰名。陰有射工。世無公道。悠悠蒼天。竟未審以何日得歸。何計得歸。蓋不問進步。問退步。乃真問卜。不教之趨福。教之避禍。乃真教誨也。家君勒啟奉瀆。衡再爲之百拜以請。

董定所

衡至無似。承足下賜之書。媿媿數百言。辭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以足下之才氣。憑陵千秋。何止白眼當世。而乃欲壁奠我於兩楹之間。則且驚而反走矣。不肖鷄翼未齊。蟬腹已飽。而復追飛逐走。以橫世羅。下招時人之讒。上激烈士之憤。跼天踏地。愧無所容。第使真如足下之云。弟卽不能鮮衣怒馬。爲富貴兒容。然於晨昏襤襪。有餘矣。何道而得此。總之行路。雨風無處不有。

何足滿一笑。獨恨日日混沌。此七竅於長安車塵中。所爲欲橫經而問如黃夫子。奉席而請如董先生者。皆不得如人意。孤燈殘卷。獨此介介耳。

黃寓庸

前歲冬。王罔伯曾致足下一簡。比時值多口不暇答。亦以無便郵。不時答也。然置之懷袖。紙敝墨渝。所不敢忘。且足下亦奚取於弟。弟羽毛齒角。已登於時人之俎。何敢望與海內名公雅儒。

矩步後先。而足下才氣又豪。甚落落不可千古。亦何取於無所短長之人。而使東敎帝爲前茅也。則丈固知弟。而亦不可謂真知弟。然弟則不可謂不知足下矣。足下之文。穿天心。破月脇。貞心秀骨。非待萬物而才者。豈足下且暮遇聖賢乎。世間青白兩眼。兢兢逐人。要其極至。則吳干必飛。卞玉必剖。足下誠持此格。掌取功名。使天下自此不遂。瓦棄黃鐘。則斯文尚在。吾舌亦尚在也。比有新作。不近草一帙。與曩刻小同異。姑狀。

張業師

自古偉人達士。不家於官。彭澤歸來。不免鄰乞。今吾師解組未幾。而有終歲之憂。五味生涯。四壁圖史。此可羨不可歎也。若不敏日侍老親。親病而病。親憂而憂。朝於醫而夕於客。乃真少味耳。陸明府係敝同年。平日竿牘之間。不遺境外。倘惠而相聞於齒頰。豈有愛者。第陸公下車已

久計必能先式徐孺之間。不待不敏爲之先容矣。

黃明宇縣尹

弟不佞生平局局墨守。非能恬於世味。蓋性實畏之。至今日而始知楮墨中有戈鋌。衣冠中有陷穽。喟然而歎。矍然而起。則左足已先繫矣。自惟謏劣。進而爭雉膏。則不足。退而棄腐鼠。則有餘。故先去以藏拙。而門下復橫相推許。勗以丹青之價。必欲使錐出囊。而劔脫矟。是非不肖之

福。不敢聞命也。竊惟門下實心實政。古之孝廉循良也。以施於浙之慈。疑於結繩。不如製網而究。乃治行爲天下第一者。則以吾丈仁心爲質。精神真而蘊籍厚也。門下不握潁川璽。則褰長安帷。尚借譽人口哉。適待命高郵。尊東已附郵使。從容自以報章上涓史。茲不盡。

華述齋都事

不肖於文章。蓋未發醯鷄之覆。而風波及之。兩載以來。浮沉車馬間。已發願作率爾人。不意尚

掛先生齒牙也。鷄肋功名。吾意已輕。吾命不得不重。支干不靈。其以是乎。

李太瀛紀善

惟六年前不肖方爲竈下之爨。而猥辱高山流水之知。攀附恩私。前茅始試。比時雖黃金築臺。不足爲重。惟以孫陽一顧。沾沾自竒。不圖過情之譽。非分之福。招毀而速謗。至於今日也。讒廢以來。不復見衣冠。不復探除目。獨胷中有一知已。不能忘。間以問人。始知門下輔賢玉。介左相

以出。卽門下亦豈遽以楚醴爲薄。矚然有遠心。其亦王之不忍私其股肱。而獻諸天子也。如楊文貞。周文襄。自藩封爲名宰。執此皆門下分內事。獨不知今之用人者。謂何耳。門下方授簡兔園。而遂有雲中鷄犬之慕。青青叢桂。願與同仇。姑俟向子平婚嫁事畢。謝安石蒼生事畢。而後相與把袂入山。庶不爲風塵之士所姍笑耳。不肖自入長安。濕灰稿木。應酬都廢。非張先生爲書。郵白鴻。頰鯉。且杳相望於咫尺之外矣。惟台

慈原而貫之。

張無隅主政

場文新體。讀者舉爲戲笑。弟每感額不怡。此卽奔星流火之異。何詎至此。方今朝市。講張變怪已極。然以文運推之。此直洪流之濫觴耳。放而決決必更有異。此皆吾曹眼中事。不可不慮也。鄉中試卷一至長安。指而笑罵者不少。然亦有隨聲笑罵。而陰薦爲上味者。數月之後。想笑罵者皆讚嘆矣。獨一何儀部。銳然欲叅論。而今復

以事左遷。可復奈何。要之我自用法。男子心腹腎腸。若使爲采生妖人。貿易駟使。入慙妻子。卧慙夢寐。寧死不可爲也。今弟已爲門外漢。何敢復操雌黃。此自兄等旗鼓場中事耳。叔達滿口粉黛。乃弟今歲禁足。則叔達亦禁足。大類比目魚也。附聞一笑。

黃葵陽座師

益聞卞和氏之所寶無慈石也。故不難重繭而獻之。連城以酬之。甚至泣血以明之。若衡則碌

碌石耳。而至勤吾夫子之泣。又或因夫子之泣。而求多於衡。則衡雖捐此身。指拊膚髮。皆不足以償知己之一毛。計惟買絲繡作平原君。以肝膽供養。勿替耳。真人東行。大難遂解。回首驚波。駭浪蕩爲清風。已矣。勿言之矣。但吾師息肩道園。吐納靈氣。而彼軟軟者。方且鼓掌於黃埃黑霧之中。不知彼勝我負。如來眼開。真可憐愍。以我無諍。破彼之諍。是在吾師。若家君病骨半蘇。鄉心如醉。而終不得明王之憐。視桑麻里。如在天上。深恨造物者。不極伎倆使之。踏我踐我。一以爲病夫惜福。而且期以其間。從我師於滄浪烟雨之間也。匆匆附候不一。

黃葵陽座師

大兄到。道老師近履甚悉。蒲團竹杖之暇。邦人晚生。彬彬門牆間。與闡悟性靈。言之口甘。不啻農山問答。亦肯爲不肖衡。留半席不也。教中所以爲家君籌出處者。懇懇詳至。老師稅駕清冷之淵。豈其不戒心於羊腸。而顧以其苦難者相

勉乎。固知老師慮事遠也。雖然。老師且以今之
從政者何如。一人當關。果可以拒眈眈之目。當
號號之震乎。且家君親老。身病。實有不終朝之
志。不能則不如讓。等讓則不如早。彼之計得。則
毒淺而怨輕。不然。角牙相并。鬼矢搏人。諸君子
欲爲今日之去。而不可得。熙寧元祐之禍。且移
之國家矣。吾師以爲何如。人豈必盡爲韓范。當
時不有邵堯夫乎。承同病相憐。發此浪語。幸亮。

張總戎

賴公之靈。春汛幸且無警。卧彪海上。使旗偃幟。
而水偃波。蓋東南百萬戶。實利賴之。祇恐廟堂
西顧正急。北門鎖鑰。非公不可。或未免奪我長
城耳。某逐行北上。本無可避之嫌。適誤聞家君
有特召之命。恐以熱撥見疑。故匆匆引退。期
於處陰息影。不圖又入人描畫也。

申經峪孝廉

弟居長安兩月。居則瑾戶。去則決蹕。遂始末不
及與仁文相聞。比時輦上君子。眈眈我曹。弟且

逆知之。而至於紙上之字。有可化無。則竒而又
竒矣。古云。真玉火三日。而見性。今則不然。火之
不得。則碎之。玉能自爲落落乎。吁。嗟。可憐矣。

張可庵給諫

先生此歸。非幸。非不幸。但試觀春仲以來。騎兵
悍虜。一訐於邊。而舉朝遂譁張紛紜。五色無主。
此何等景象也。乃知壇場得失。實喉舌之地。遙
執其權。若天祚國家。則諸君子之牽復。將不遠
矣。某一介書生。猶懷主辱。先生一片熱心。能盡
耗磨之。澆花種藥。間已乎。日月之際。當舟過貴
城。渴欲參承。未能卜刻。先此附使爲謝。

殷開美職方

適見月初報朔。方如常。倭奴大可慮。然此等古
常有之。但廟堂以口擊賊。以名使人。易大將如
小兒。倚強虜爲心腹。恐濫觴不止此耳。當此時
惟秣陵一片水。可與共語。此外皆洗耳提鼻之
所。欲覓開口處。不得矣。先生幸少安無躁。行李
當以何時西來。積懷如帑。跂予望之。

董青芝兵部

弟之至長安也。守如處女。槩不通戶外之間。念我懷人。欲梯航一字而不可得。圍坐之中。暗閱世變。豈但技劔簪筆。爲任不易。卽馬少游。亦何可易爲。今自朝至野。一種苛刻囂訐之風。無脛而走。天下又豈有平路岐耶。卽如吾丈家事。聞之。使人嚙指而驚。裂背而怒。又且捧腹而笑。天地日月宛然而。辨猶血人。恬不爲怪。此何以也。今輪風劫火。蕩薄已極。混沌漸開。而令弟世兒。

又巍然首列。想丈家自此入蔗境矣。頗聞此事起於吾丈苦心輸已。而反爲刁民刻吏所乘。本肯盡失。亂之至也。豈有量哉。其究吾丈所稱蘊崇燎原。二語盡之。而旣蘊崇。則未有不燎原者。但苦上無抽薪止沸之心。而徒使火中人撥火。事中人處事。則強必爭。弱必侮。無一可者也。吾丈欲知朝政。所以紛然不平。則丈家事。其左驗矣。今幸已俱脫火坑。且請將從前冤親。俱放下。着。但目前秔稻不天。畢羅滿地。王孝孫卽寄處。

一車。必不憂滄海之橫流耳。如何如何。

石楚陽太守

浹歲三得手書。借箸而籌東師。殆無遺策。明公真天下才也。倭之可慮。人類能言之。但愚者勝則喜。敗則憂。而智者勝不忘敗。敗不忘勝。此小異耳。我師之陟凍西渡也。乘其新寇之未集。與朝鮮之未定。先人奪人。其筭未嘗不是。今日鋒刃小挫。人不售其始之太緩。與其後之太急。而遽以遠討爲窮兵。以收軍爲完策。與兒童之見

何異。旗鼓一動。採指脫碁之慘。將有不可言者。無論難進。卽退亦豈容易耶。且今日廟堂之事。足持手行。衿掣肘見。覓秦王翦已難。覓六十萬人又難。覓六十萬人食尤難之難者也。衆寡不敵。勢必用間用竒。先聲而後實。庶幾有濟。而今不過以手搏手。以力角力。議論牽纏橫制。而中棼之如此。則敗局已定。又不若整師而遁。足以支目前矣。恨明公不在輦下。何事不可爲痛哭。豈暇用倒倉法耶。家君仰籍嘉謨。正欲次第獻

之當宁。而入朝第一事。便屬支離。今已杜門乞骸。但不知一片採薇地。落何所耳。心苦而不濟於用。某不忍其汶汶。謹以先後諸揭。置密遞中奉覽。幸亮之。

石楚陽太守

每讀手諭。未嘗不爲明臺咄咄彈指。遂欲決青天而呼白日也。雖然。姑蘇數千萬口。上下二百餘年。孰不謂明臺寸絲不掛。百尺無枝者。則公論亦安得不出。吏議亦安得不更。乃明臺顧惴

惴焉如履木集木。羨冥鴻之高。而賈蹄虎之勇。頓粧點眼前世界。具黑河黃霧之景。非所望於明臺也。竊意事所以淹久者。不過上下兩難。彼此相仗。故各洗耳。欲自解免以避。非必當事者有意納之也。聞當事者。且悔而變兩說矣。願臺下姑待之。請試觀此事結局如何。鹿車方新。鳳巢無恙。可便謂鼎鑪遂無耳乎。卽欲拜餞行麾。而老親病甚。比日不肖又病。惟西望吳閭。遙寄數行淚。於鄉父老而已。統祈台亮幸甚。

錢浩川知縣

昨晤見田兄。始悉吾丈起居。第不意如尊論之甚耳。驛傳旁午。至妨卧治之適。日執手扳折腰。貴人前。亦未必非消融客氣之一端。知非大雅君子所羞薄也。事既如此。只得且以忍辱爲上乘。以磨兜堅爲法門。逢人道苦。苦未必損。而或反以失前路之歡。似不若冷煖自知。姑且與分別中尋無分別。弟非敢以世俗巧宦相期。而事固有不得不然者。吾丈耐心應之可也。家君賴庇。甫出百病之中。而遽歷羊腸孟門之險。煩言塞耳。已自難支。而比者國本一着。則尤百倍於邊事者。只得不顧利鈍。以去就爭之。疏已今日上矣。若幸而得歸。晤言有日。重辱存問。先此附謝不一。

馮文所

門下雲卧良久。斗牛間異彩。理無久湮。大君子出處。自有意。彼矜東山之高。畏北山之笑者。皆不免以蓬心分別。知非高明所屑屑也。若家君

則衰病狎至。委非劇場中人。滿擬葛巾野服。送
故人出山。而碌碌旅羈中。浮莽相揖於長安道
上。比來人情物態。展布彌難。待門下駟車。榮路
而後知。謝安不能奈蒼生何耳。不肖覬竅。繩聲
何足辱大方月旦。而門下乃口之不已。狼籍齒
牙。祇益其媿。比僅於公車業一帙中。有新作數
首。請教。亦如嬾蚕作絲。不可望以七襄也。目肯
草草不具。

呂渭陽大尹

臺下之濺澤仁聲。如飲醇醪。彌緩彌醉。如響雷
鼓。彌遠彌聞。明公不在帝居。有誰復當巢鳳阿。
游麟閣者。內召在邇。家君卽採拾輿人之頌。以
贊公論。如順風而呼。豈敢貪天功哉。衡春未當
歸里中。猶及見攀轅卧轍之盛。臨楮無任欣躍。

張總戎

方今邊烽未息。正豪傑橫刀躍馬之時。家君旣
知公深。寧不藉一士以報。明主。而忍使卧虎
耽耽。自適長林豐草間耶。今旣建牙衝邊。軍書

戎政拮据良苦。顧此迺丈夫所輕。獨聞其地十
羊九牧。在皦皦者豎立稍難耳。旣具審麾。下衷
曲亦何忍不以相成也。

韓念劬州尊

中朝口事日甚一日。習竒爲故。習怪爲常。此豈
可以理論勢禁者。家君不幸。悞入劇場。唾面之
辱。已自甘之。正恐自此上與下隔。內與外持。身
不爲砥柱。而反爲射招耳。家君比日再疏引疾。
自爲國本事重。非屑與兒女子爭言。其援之而
止。蓋亦以聖意稍移。庶幾桑榆之望。不然。則
此時已在春明門外矣。

徐二府

方今朝陞之間。稷稷如鬪蟻。百人輿瓠。誰克舉
之家。君謬當衡軸。責重於山。權輕於羽。遠志小
草。灼然已明。披靡難返。終當返吾初服耳。

鍾文陸侍御

曾記善果寺中。遇一匡一坐。葦牀蕭然。如苦行
頭陀者。廉之則賢。侯之奉簡。命來者也。心大異

之庸知乃明公耶。蓋衡讀明公文章。仰明公之
治行。爲日已久。第恨不及見光儀。今遇李君而
不得御。奈之何哉。樸檄鄙儒。名先實後。掛於謠
詠之口。爲知己羞。何更辱寵。借至此家。祖母買
舟私下。亮不敢與地主相聞。而臺下顧追而覘
之。此非所以康老親。則亦非飲冰君子之所以
惠不肖也。日省錄置之座右。羨墻見嚴師矣。敬
謝敬謝。

緱山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李轂

校

顧涇陽選郎

不佞累辱先生以道義見知。兩年以來。不通片
紙者。避世嫌也。今先生且脂車出國門。敢致書
穉登。効其惓惓焉。不肖竊觀天下之亂。莫大於
人心之不和。不和始於相睽。而成於相激。激不

已而門戶而戈矛。朋起角立。若有真是非。真邪正者。而其端十之九皆誤也。蓋近年以來。官府堂陛之交隔。而百誤漸生。大小臣工之不相能也。閣部之不相通也。不知自何日始也。意其初不過薄物細故。禮文體統之齟齬。亦或一人一事。小有異同而已也。而不幸與事變會。又不幸而與聖怒會。天下有一種居竒獻新之徒。聒耳莠口。遂飾無以爲有。張小以爲大。喻訛其言語。描寫其笑貌。以爲真。而君子皆囁焉有外心。於

是遠者高蹈。近者前却。諷者囁嚅。戇者詬罵。而當事之意。不能無少望。曰。我何負於彼。而棄我。至是也。而庸知彼之望我。殆有甚焉者也。於是其相與踈踈。則居竒獻新之徒。又各以譸張煽惑者同耳。而異入。而心始大疑。疑則謂人皆腹刃也。皆竊鉄也。舉凡責難求備於我。道聽塗說於外者。視爲借口。訟詞索瘢之隱計。而不知其未必至此也。彼愛之人。我亦愛之。覈其根源。如蕉子卸葉。不盡不止。是固可以不辨。雖然。人情

不大相遠也。未有事不自。心不平。而不辨者也。求白而反不自。求平而反不平。則勢不得不爭。既爭矣。此正則彼必邪。此直則彼必曲。以各誤之見。持不服之心。而挾樂成其誤之黨。求勝不求是。而爭不得。不成。蓋其間非無虛衷好善。欲以口舌爲調人者。而常苦於壁堅而不得進。列成而不可解。以求盟爲護。以免胄爲耻。則有徘徊太息。退守其誤而止耳。此近年以來不和之大較也。家君之至于是也。此風舊矣。無何遂有

趙之謫。劉之闕。一則偶有望而可疑之事。一則先有望而見疑之心。而其後實則皆洞然無疑。以去。去之後。眉睫肘臆之變幻。又不知凡幾。安知悞不復化爲真。而嬰之終不可謂之不誤也。幸遇先生掌銓事。冲虛而高遠。貞固而圓融。不惟徼其肺腑。與家君久通。而且敷歷其腎腸。以告於百執事。家君輒舉以告小子。而輒自喜也。曰。秦交其爲之兆乎。今家君在告踰月。而先生遽以譴去。自此隔者愈隔。爭者愈爭。天下事尚

可爲耶。雖然。及今尚可謂之誤也。惟天下真豪傑。爲國家慮深遠。故不卽誤以爲真。而且卽真以爲誤。以待君子。則如周公於召公。以待小人。則如郭子儀於魚朝恩。彼豈以畏途而容之。以爲天下事。誠不可以激也。激則不自不平之極。何所不至。其究必下挾其同。以爲公。上挾其獨。以爲勢。所謂誤者。將真而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家君受事兩年。幸不得罪於公論。且且暮隨先生去。他何暇恤哉。而恤吾兩人已去之後。其爲世道憂者。方大也。不肖之抱隱慮久矣。不知已者無所告。庸衆人又不可告。則先告於知己之君子。而願請正焉。外拙句五章。詞多比興。以申其嗾嗾之意云爾。

顧冲庵總督

東事賴老叔一力擔當。真社稷之衛。樞筦之間。又絕無異同。將相調和。事當可成。今家君垂成而不能待以去。非本心也。雖然。此事利害已共之矣。分不得爾。我去住不容不三思。今紛紛爭

封貢有以體統者。有以兵計者。有謂倭必不退者。有謂其俟兵撤卽來者。又有謂當與戰者。有謂當勒之歸。而再易表者。皆浮而無據。了不足論。吾曹從旁睥睨。但其中貢事之不可保者有五。中朝之必不信者有三。而其必不可行者亦有三耳。無論倭必非真畏我。真求我。款與不款。橛柄必不在我。卽真畏矣。真求矣。真能制其命矣。而狡夷非孝子順孫。又非有七縱七擒之震疊。何以保其能十年不叛。昔班定遠之於西域。

諸國。我成祖之於阿魯台。豈不有德可懷。有威可畏。而轉眼卽叛。况其下焉者乎。蓋倭中亦一人一心。一日一變。其酋長不能必之部落。而我能必之於倭乎。不可保一。縱曰夷性有常矣。果盡如吾約束矣。而贈送將迎之間。主客參差之勢。豈容久無釁端。譬如井飲者之相粹也。市之囂囂。與候館之嘖嘖也。此非爭地也。而衆與利所聚。其勢必至於爭。此不可保二。昔虜款之初成也。王襄毅實以身始終之。我所持惟一心。

客所仰惟一主。故耳目心志不捨攘雜亂而事可成。今許貢者在此。與之貢者在彼。一理之一。捐之。少年代老成終事。而老成必反代少年受殃矣。其不可保三。俺酋之與關酋強相等也。然俺酋伎不過擄掠。則貢事乃擄掠對症之藥也。志實在那吉。則封號乃那吉稱心之事也。若關酋明乎非爲擄掠來矣。明乎非有所甚愛矣。以力疲而退。退養其力而復來。將必不免。而欲以一丸泥東封釜山得乎。其不可保四。議者曰。倭

通於中國。將覘我虛實也。將有奸民出而狎之。引而內之也。獨不曰彼國有大唐街乎。國初原通海禁乎。雖然。居燕之吳人。引燕至吳。終不若居吳。引燕之爲易也。沿海之鹽徒私販私鹽。終不若公販私鹽之便也。隄而防之。猶恐其決。苟放而決之。寧有極乎。其必不可保五。貢人貢船。貢期貢地。著有明例。而今日之貢。與國初之貢。實則不同。昔我御彼。今我畏彼。昔乘開創餘威。法明令行之日。而今當承平積弊。備弛紐絕之

時有如倭以貢來能逐船搜檢多一人即斬以
狗乎或以非時非地來能逆而拒之乎即今日
能之而能必之後日乎即我能之而能必之他
人乎江南數百里內能無處處防年年防乎民
不怨火而怨使之救火咎將誰執焉其不可保
六夫是六難保者制府既保之矣吾曹真冥冥
決事耳而至於人之必不信必不行之勢則局
旁觀者甚清朝議初言必盡勒倭盡歸而後許
封繼言許之而後歸矣初言許封則倭必退今

言不許貢則封亦無益矣彼百求百行此一步
一縮當事者不能保前日之言不變而能使事
外之人保今日之言之不變乎此必不信一初
之請止於封以未聞沈惟敬之言也繼之請及
於貢以即聞沈惟敬之言也受降受款軍中大
事今別無一腹心之間而專取於惟敬之片言
彼議者曰使沈惟敬而復有後言將亦從之乎
其詞近直無以應也必不信一倭之不欲無名
以退師也行長之不敢空手而見關酋也固也

然釜山對馬島之間。相去幾何。豈不暫退而待命乎。待而不至。來亦未遲。乃我肯退尋丈。而彼不肯退尺寸。以是爲慕義爲向化。卽三尺童子。知其不然。其必不信。三。古稱違衆獨斷。惟趙充國裴度。然實以兩帝爲之。主謀經營。卜度而後敢任。又其所任者。皆上風之事也。今許貢之說。通國以爲不可。皇上又漫聽於無權之執政。屢憎之樞臣。縱明旨昭然。亦必不勝衆口。卽如近者小西飛。明許入關。而守吏閉關以請。終依

違而不能奪。其效可睹矣。其必不行。一。往年之款虜也。異同者。直中朝之浮議耳。至於邊方之民。與其地之官。皆久苦虜患。而徼倖暫脫於湯火。故以爲便者。什三。不便者。什一。今兩浙方安。固如金甌。誰肯出身嘗大害者。刃將至頸。寧逃而不免。無寧不逃而免。此人情也。其撫按必且以危言恐喝。其縉紳必且以浮辭翕張。甚或反聞而敗之。飾小爭爲大爭。以嫁禍於人。而自脫其必不行。二。禮曹諸君。喜其名之高。言之中。而

樂吾事之壞。此議果行。是必有結旅而拒者。是必有封印而辭者。卽奉旨矣。又必有故爲遲廻其期。迂難其路。抑損其禮。以亂厥成者。不成則曰我固言之矣。而因以爲許成者之罪。其必不行。三。至於必不信。必不行。勢不得不悔。悔而復更。徒多此一番議論。而於國何益矣。故計之不可不早也。愚嘗歎今任事之難。非難其人也。亦非任任事之難也。譬之治屋。楣樞梁柱。必互相撐持。而後能任。若一長一短。一堅一脆。則必并

其長者。堅者。而俱廢。奈之何以。豫章之材。而輕棄爲溝中之斷也。故忠臣爲國。苟真有一了百了之計。則死生以之。如其暫了而終不了。則又當量已量物。無從并救人之理。今日東事。愚意莫若因人言。而遂以委之。第云封貢並許。某所信爲無事者也。而今舉朝非之。某亦豈能強行。則某有成言矣。惟撤兵以守邊左耳。若必欲不棄朝鮮。非司寇策不可。司寇策非司寇用不可。請以某之任任之。如此甚善。愚觀司寇議雖互

異。然經緯井然。非鹵莽滅裂。如往年西督府比。一旦身見其難。自不免退就吾之議。而今之公案可完。蓋援異已者相助。與同者之相助。力不啻倍也。不肖又伏而思之。老叔明於事而熟於計。使有他繆巧可羈縻。豈樂言封貢者。一封而可以完事。豈好爲是更端者。得非倭強我弱。有頃刻不能支者乎。果爾宜且備揭其情狀。以聞之於朝。毋徒虛張門面。聲勇實怯。翻使人獻疑也。又得非以前人之誤。盡不可彌縫乎。而前人

則又謂一封之外。別無枝節矣。是亦宜以實情實事。明白言之。毋徒以含糊爲忠厚。補苴塞漏。翻爲人擔禍也。此東事之最要着也。以頃所聞。卽遼左一片空地。殊未易守。增兵請餉。急修備禦。寧可再遲。如人已犯消渴病。豈可以家無積困。忍饑而待後日乎。又遼陽積弊。不徒在於東。征之騷費。狡虜之蹂躪。蓋惟去世將而易客將。將皆傳舍其官。而兵皆傳舍其將。李氏盡籠一方之利。遙執其權。而禍不與焉。議者及以是爲

裁李氏而保遼陽也。不亦僨乎。爲今之計。宜亟
還提督總兵。使之自爲戰守。庶尚有經營完整
之日。此雖小拂衆論。而要於事理甚明。非若貢
市之不可保也。書生之言。知復無當。但念此等
雖國事。而亦我兩家之事故。率其固陋。冒昧言
之。不知亦有可采與否。

周二魯尚寶

衡至此月餘矣。跼伏遠郊。不敢入謁長者。比聞
家祖母病信。殊迫。踉蹌而歸。竟不及深談。歎甚。

歎甚。衡之在家也。每見先生與家君書。以肺肝
示我。以藥石生我。所不杜門墮戶。以奉先生之
教。而復結束爲茲游者。蓋亦有說。凡謂衡不宜
就試者。非曰避嫌乎。避嫌宜在前日。不宜在今
日。縱謂以宰相子。不就試。將援祖宗例耶。將援
近代例耶。將計其必得而避之耶。抑自疑其不
宜得而避之耶。無垢自洗。無風自波。勢固不能
夫。旣試矣。得謫矣。而後始逡巡以退。彼有心有
口者。且將曰。是其初掛於物議。而不得不爾也。

又將目。是其爲身急。而爲子不得不緩也。是非
避嫌。乃避口耳。衡之無愧。非獨信心。若以科場
不足憑。則硃墨卷見在。若以墨卷不足憑。則覆
試卷見在。若以黃座師不足信。則盛座師。鄒座
師見在。若以三座師不足信。則同考官。監臨覆
試官。及高郎中見在。上不愧屋漏之天。與衆多
之指示。而畏此悠悠訾訾之口。則衡所必不甘
也。不然。如衡縱不得甲乙第。烏衣高屐亦足了
此一生。豈須此然後活者。滿腔積懣。久欲伸於
知己之前。今匆匆引歸。恐先生不察其意。故悉
布腹心。以告所謂。惟先生可與聞此言。亦不可
不聞此言也。家君之被眷。知極矣。卽粉身碎骨。
當無所辭。但以家君自度。以不肖身度。家君內
不可者一。外不可者九。所謂內不可者。家祖母
甕坐一冬。命危如綫。具在家君諸疏中。知先生
必爲分痛。無俟衡言矣。其外不可者。則家君所
不暇計。卽他人又不及知。請縷言之。蓋有三難
焉。如屬者排闥紛紜。雷霆猝下。荃宰懸而不屬。

主器虛而若搖。時事尚可爲乎。而家君乃儼然見召。以苦爲甘。勢既不能。害生於恩。悔且何及。難一。古之大臣。進則行道。退則行志。近年以來。朝廷忽以褒崇爲體面。僚友忽以羈留爲協和。卽伊傳生此時。不能進。又不能退。無乃觸藩耶。難二。自往時當事者。首鼠調停。漫無別白。以致激天下君子慷慨之氣。而亦潛授策士以縱橫之權。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不。可分。不分之。則何以爲國。分之。則曹起而訟矣。

難三。然尤難在外也。家君又有六病。正與時尚相反。今之居熱地者。詬責叢集。一切有注錯勢。必存形迹。以自解。虛議論以俟人。而家君信口言。信心應。胷中了無宿物。而人已拾爲訟端矣。一病也。爲相先收人心。收人心不免市恩。亦不免避怨。今家君薦人救人。誓不使人聞。人不聞而疑我。夫何怪乃。其疑我也。復盛氣而爭之。愈爭愈晦。愈晦愈爭。而怨從此積矣。如兩年以來。薦於上。而久得請。者鄒吏部三進士也。其終不

得請者。姜給事。孫王政諸君也。其薦之閣部。而
久始得聽者。趙吏部。艾中丞。黃少卿。羅吏部。羅
給諫也。其薦之上與下。不卽行。而托之後人者。
沈中丞。高儀部。饒比部也。其薦之終不得。不甘
受人怨。而劇受怨者。管僉憲也。其救之而得者。
馬侍御。顧吏部也。其救之而不得者。李中丞。饒
比部也。凡此類人。盡不知欲以收人心。得乎此
二病也。徐文貞奏成手中人。至死不悟。而家君
一事受屈。遽有變色。迨事過卽悔。甚且厚施焉。

常自云。我生平輕開罵人口。不起害人心。然心
不可以示人。而口則足以構讒。此三病也。今之
論人者。皆耳耳相授。甚有疑已白。勘已虛。而尚
因仍不止者。故辨不容不亟。而家君果於信已。
又果於信天下之信已。如李公瑄言杖饒公伸
之事。決不肯置一辭。無幾何。而舉朝囂然。以誤
爲真矣。此四病也。一人失勢。世每交手而擠之。
一人被指。世每貸口而詈之。如是者。名利僥兼
焉。而家君顧偏於失勢之人。存一分忠厚。於衆

好衆惡之中加一分體察衆怒如水火其可犯乎此五病也智者逐世如園射名如鷺如人所薦而是何不攘之已已所樹而非何不委之人而家君尼分惡之小仁失爭先之捷徑過歸已善歸人此六病也大臣有所關說度其不必行似當姑暴之以脫已罪而苦心苦語什一在外什三在內人求多於我則唯然而應耳此七病也以七病際三難縱脫然無內顧憂亦當審已量物善守挈瓶之智而況以萬萬不可強出之

老親復挽袂以相泣耶惟先生知之憐之則幸相與全之今疏將三上也而勢似不能卽得免兩相公又身處嫌地尚欲待我季孟間愚謂三四疏以後必得臺諫中以疏請曰皇上方孝事兩宮何忍以三公而奪王某一日之養姑使得終事親而後圖報亦未晚如此皇上當有所感動兩相公亦得有所據以上請此乃家君母子得完之日也先生獨無意乎夫排難解紛真豪傑事是攝是贊真師友事環視諸同志

中非先生莫與任此幸熟籌而一引手焉情切語長不覺媿媿死罪死罪

張可菴給諫

數日中兩投刺長者而不得見。倘悅而歸。爾時君子好遯。未便應白駒之招。則不肖捧席執經。當自有待。正不爭旦夕也。家君竟蒙恩放。庶幾考槃。而復爲病魔所苦。蓋天之忌盈如此。今幸而稍勝杖履。方擬與田夫野老。頌橘嘯松。修潞公故事。昔司馬公方在茂節。而諸公特借以領

稍老成。門下倘有意乎。

李修吾巡撫

關河一見。比於景星慶雲。次且北轅。晚出早歸。不獲再奉光儀。則惟病母之故事。親無狀。竟爾中道棄。嘯哀殘毀。瘁不屬爲人。自分於台臺。生死絕矣。弘慈隱篤。奠唁遠臨。華袞瓊茅。枯齒生色。先慈而有知也。尚當啣結地下。况不肖雙淚未斷。何能不感而泣哉。惟是家君白髮守閭。誠不敢以墨面見。而荼蓼同苦。憂不自支。卽窀穸

大事尚爾囁嚅在口。則不孝情事可知矣。厚奠
出自尊者。本無反命。而恐反損先親冥福。敬奉
家君之命以辭。且別賜甚腆。喪人無私。以此敬
羞魚菽。伏惟矜贖幸甚。

翁見鵬知州

不孝中心介介。惟晨昏之憂。則已數年於茲。客
冬勉奉慈命。灑淚渡江。則已恨多此一出矣。俄
而先妣病信至。場中瞶眩幾死。狼狽奔歸。所得
侍湯藥者。纔四閱月耳。嗟乎。尚忍言哉。不孝今

且如失哺乳下兒。直無所倚爲命。雖析骨析肉。
猶難爲報。速貧速朽。尚恨其餘。百無以生爲矣。
惟是老父白髮守閭。摧傷已甚。使有術可以破
涕。卽損情抑禮。無辭爲之。而醒難解醒。痛自知
痛。朝朝荼蓼。面面鐵圍。不孝抑尚可苟活否也。
承門下奠唁。遠辱被枯。齒以華袞。嗟聖室以丹
青。惟有叩心几筵。呼天搶地。蓋茫然不知所置
謝矣。盛賻槩不敢當。謹附返。

馬肖乾憲副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七
憶前歲門下所以撫念窮子者。輒感而泣下。竊冀稍附臨清守張溟池之便。一展謝私而不意。遂遭大故。又不意臨清守亦化爲異物也。臨清本竒士。今聞其歸骨之時。萬戶巷哭。果然不負所學。門下倘旁采輿頌。使之得沾俎豆。此亦激揚風紀之一盛舉也。伏惟高明留意。偶念忘友。灑筆及此。萬罪萬罪。

沈泰垣督學

弟自遭苦。神志隕墜。血氣萎枯。菊苦無期。蒲凋可慮。正未知何日得副尊望也。承諭商公高明。極亦願見。而先親窀穸之事。正于先一月告成。又賤疾淹時。度未有款門之日。姑辭諸從者。稍能自力。當更與結青鞋之緣耳。

于穀峯宗伯

不孝適從遠道歸。忽拜長箋。及辱奠先妣之命。隨卽爲羹菹。涕醴哭告於先慈几筵。而後敢鳴吾私。竊惟先慈生平。行應圖史。澤及里閭。以當明公大人之酌。可以無慙。而不孝罪逆。豎子明

公卽以世誼哀之。亦何至在明月而弔聽鮪也。不孝今日。析骨析肉。寸報無從。速朽速貧。萬緣已斷。俯仰天地。生趣盡矣。忽不意蒙過情之譽。重以折行之交。甚至欲收馬渚於藥籠。寵蛙鳴以鼓吹。誠慙誠感。不知所持。竊惟不孝至愚極陋。上不足以副著作之椽。下不足以汗窮愁之簡。志隨髮短。憂與歲長。卽將來未死之身。亦不過爲守閭之雞犬。守墓之松楸。無復望見長者日矣。惟是手抱瓊篇。心追口誦。山川靈氣。杖履風流。恍惚俱來。第恐明公漱石雖甘。需雲未雨。縱極力描畫林泉。唐突冠冕。乃愈以見廉將軍之善飯。識謝安石之同憂。欲久鳴琴丘中。豈易得也。哀疚中本不欲他及。不勝感衷。遂爾媿媿。伏惟台慈亮存。

陳抱冲孝廉

弟不粘筆墨。六年於茲。非但意興懶散。不能作愁冗迫逼。不暇作。而俗趨世好。日化日新。八識田中。初未貯得。實有所不解作也。何君奇士。文

如雲興飈散。名世不難。弟生平不好爲人師。而况爲是人之師乎。必欲問道於瞽。弟亦惟有一肚不合時宜。見所見而去耳。

程山人

乍從許太初所得詠佳篇。懽然而驚。以爲非今之人也。乃知代固不乏異材。苦爲游士之軾。縱橫天下。有志者寧處囊中。不欲與之見短長耳。茲復承郵書見寄。并示扇頭諸作的。的與少陵青蓮分其笑貌。丈執此可以不朽矣。弟才不及中人。而雅不滿於今之詩。爲今人既不欲爲古人。又不能遂兩置之。今愁冗日增。意趣日減。且如是老矣。弟欲以一時評目。強自附於侯巴。而未知丈之許我否也。

趙太室大尹

不佞於舉子業。猶醯雞然。若著作經濟之林。則覆蔀而已。承惠教雄文。雖阻舌麈。亦欣目飽。明臺鳴琴。運甍之理。半得之言。語文字之中。千載而後。壁奠言先生間伯仲。未可定也。容卒業後。

更抒頌詞先此謝教

跋太室大戎

未味戈文精非否也

味其求矣張燈以一却精自斂自剛然對已而
人又不銷幾兩置之今悉以日曾意賦日鄰且
中人而無不識然今之精錄今人殆不悉為古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吳鳴琪校

沈泰垣督學

弟自附驥以來十五年間浮沉驚憂疾苦中齒
舌都弊皮骨僅存此番裹禿筆赴公車糠粃再
前真出意外望外弟因悟世間得失毀譽倚伏
若環向惟叨冒小過以致紛紛今見償又過之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天意人情。不知何以處我。托在肉骨。自當爲我分懼。而獎借滿紙。殊非所望於知己也。當今文體怪謬。釐正紛紛。百無一效。愚謂其根不在文體。而在邪說。其權不在主司。而在督學。今海內文運莫盛。八閩時下。且有巨子爲之倡。而適值老年丈。以青天白日之胷襟。秉司文鐸。此真千古一時。弟所惓惓屬望。非直九方之相馬。匠石之取材而已。伏惟傑然建立。以迴倒瀾。將粗糲腐儒。亦有榮籍焉。

趙寧宇撫臺

昨者簡授全楚。事重程嚴。不肖不敢以濁酒素筭。載迎道左。僅一瞻馬首而已。竊惟明公此行。楚民如脫湯火。而見父母。鎮囂篤隱。在台臺一拊念間。了不足難。所難者腹心之嗔喜難測。嬰紳之毀譽難調。蓋昔如郭汾陽李鄴侯之平亂。在堂簾之外。而明公之平亂。乃在不內不外之間。上下異指。勢不能水火。鑄而左右袒。此不其較難乎哉。今外議洶洶。直欲明公梟獍。猱以謝。

百姓而不知其正未易也。頃敝郡又以亂告矣。楚亂猶是意內。亂至吾蘇。宇內便將無一片乾淨地。台臺睠然東顧。言念舊棠。幸分拯楚之緒。以策蒼生。幸甚。外家君有書函奉寄。附使馳上。幸檢入不備。

曹嗣山撫臺

郡中螳動。賴台臺箠使而定。家君郵書來道之詳矣。其縉紳間所手額頌服者。字字陽春。字字樂石。實其言。非獨三吳之慶也。大抵今日奸民

少。亂民多。本亂也。而托於公憤。有謂宜且蓄藏斤斧。勿聲其辜。俟沸羹已定。蘊火已寒。而徐申朝廷之法。是一說也。又有謂用事之人。畢竟新不如故。少不如老。宜且容與其心。以待其自悔。無使激而生他端。又一說也。此二說者。既已盡在臺下。合正搆縱間。夫復何言。所甚憂者。民已髓竭。亂且膚剝矣。而徵科之命日新。今諸州縣又以缺金花。停俸使。賢有司必與窮民仇。窮民必與亂民比。其禍何可勝道。台臺一身。既以爲

百姓而不知其正未易也。頃敝郡又以亂告矣。楚亂猶是意內。亂至吾蘇。宇內便將無一片乾淨地。台臺睠然東顧。言念舊棠。幸分拯楚之緒。以策蒼生。幸甚。外家君有書函奉寄。附使馳上。幸檢入不備。

曹嗣山撫臺

郡中螳動。賴台臺籌使而定。家君郵書來道之詳矣。其縉紳間所手額頌服者。字字陽春。字字藥石。實其言。非獨三吳之慶也。大抵今日奸民

少。亂民多。本亂也。而托於公憤。有謂宜且蓄藏斤斧。勿聲其辜。俟沸羹已定。蘊火已寒。而徐申朝廷之法。是一說也。又有謂用事之人。畢竟新不如故。少不如老。宜且容與其心。以待其自悔。無使激而生他端。又一說也。此二說者。既已盡在臺下。含吐操縱間。夫復何言。所甚憂者。民已髓竭。亂且膚剝矣。而徵科之命日新。今諸州縣又以缺金花停俸使。賢有司必與窮民仇。窮民必與亂民比。其禍何可勝道。台臺一身。既以爲

保障。又以爲繭絲調停水火鑄中使之兩無敗。此非大豪傑不能。末學所難贊一詞者也。頃方以思親之苦鬱鬱成疾。丐歸事已有巴鼻。陽月初。可漶娑舊棠下矣。某向以子弟之禮。旅見於庭。非素門平進者比。雖蒙台慈折節。萬不敢承。先此謝命之辱。

吳對渠中翰

年 家君以一日之臭味得交於尊父老先生。亦獲於趨庭之次。快覩偉人。爾時門下妙

齧高科聲華籍甚。音塵相望而不一見。私心嚮往。如在雲霄焉。蓋又五年而不敏始登第。則輩行且邈絕矣。來箋何詞之盛。何禮之恭。也不敏曠唐下駟。雖參前茅。然而蓬心已白。竹汙不青。已矣。今而後直乞此草木之年。永奉桑榆之日。芸亭蓬室。直以爲蘧廬一宿而去之耳。如門下春秋既富。毛羽更豐。叩囊底智應天下。何事不辦。豈胥以千秋鐘彝金石。而易曲江一日之春哉。聞尊駕非久當來。不敏且丐沐子舍。恐無緣

續山先生集 卷之二十五 四
復望絢履先此裁書布復。統幸炤原。

范長倩學道

弟冷廢憂虞。僅存皮骨。曲江花事。久不夢見。乃
頃者糠粃再前。豈屈伸反覆之理。卽尺蠖亦可
化爲龍蛇耶。亦大不可解矣。種種人間世浮榮
浮譽。過眼如花。到口成蠟。都不足道。所沾沾者
或籍是得以綵衣丐沐。使平臺綠野間。几杖不
倩人。魚鳥不避客。則已厚幸。其他非所敢聞命
矣。

公孚來孝廉

孝與嘗謂我仲子將攻伯兄也。僕竊謂蒙陰一
拳石。何便有两孝與。已見足下之玉貌。則灑然
異之。今又見足下之裏矣。蒙山雖培塿。亦何必
減眉山哉。有才如此。而反噬乾肉。得味於不敏。
復何可解。不敏才如盆盎水。不能蒸雲變虹。自
顧獨於帖括之業。若有微長。心所自喻。口不能
言。人謂我渙忍爲陳紅。僕聽然受。其有以耳聵
相尊。妄譽不敏爲雕龍繡虎者。僕不受也。足下

所以獎借僕者。百不敢當。乃所云眼前覓光景。從口頭說聖賢。此兩語者。子非魚。何以知魚之樂乎。然不敏亦有大苦。才不能副識。每咯咯喉吻間而止。而世之多才者。又或雕空鏤影。少中規矩。今足下既有才可使。而又不爲才所使其所就。豈僕所能百一乎哉。兄如孝與。足下無賤家雞貴野鷺。第以足下方孝與。淹博蘊籍。顧誠不知何如。乃枝柯扶疎。神華酣適。孝與似難爲兄也。左券在彼。困躓牢騷之况。卽不敏能爲足下輕之矣。十月朔。正與孝與作學子面孔。握筆拈鈍。如寒蟲繡壁。不能成行。豈江令筆花暗中爲有力者奪去耶。孝與老手紛披。似尚賴春草入夢耳。附上一笑。

樊棠軒大尹

王言不宿。昨道貴邦。同事者已先待於青浦。遂忍心掠城而南。不意執事之追覘之也。敦命誠不敢辭。抑明臺愛人之廉。無乃不如自愛乎。計往者別時。屈指東歸。僅與崑山片石語耳。何意

干旄之尚淹我土也。明臺茹蘖愈甘。飲水愈旨。無論不敏。卽三尺童子。能使人不歌謠。不俎豆。否。聞之當事。頗歎向來兩推位不稱德。安知天不故留明公。仍穎川賜璽。爲後來者勸耶。不然。何其久也。至後數日。當執簡謁鈴下。茲不一一。

洪澗陽戶部

屬者震器既定。大構安矣。不敏父子。以身爲燕雀。業已幸甚。若反以此分功。則何敢人。豈不自知三朝袍笏。再世絲綸。何德何福。可以消此若。

更勗之以旂常之業。則有穴地而汗走矣。謹謝。

邵慕衡把總

某初叨第時。書生之性。不解世趨。意有所蓄。如含物欲吐。往往操公論之券。弊責當路。已漸窺時局。殊不其然。蓋各衙門皆是。而司馬氏爲甚。門下試觀數年以來。遠征功次。大鎮薦書。記賞記陞者。曾有一二踐諾否耶。而門下第執面皮之語。以爲息壤在彼。亦信古之過矣。職方兄每見輒云。爲主者所持。種種不能如意。似非飾詞。

當此謗議橫生之時。彼方避嫌如膩。誰敢橫開
一口門。下姑養望積資。以待天定可也。承言及
不敢不以質對。

賀道星文選

初辱翁丈惓惓借譽。似謂以布衣之舊收之。而
徐窺尊旨。不難以肺肝見委。又有出於敘舊之
外者。弟果何長。而可以致長者知也。感激感激。
昨匆遽束裝。遂不能西別。所有未盡之語。惟是
敝父母太倉丁守與崑山樊尹兩公的的邵南
陽之撫循。范萊蕪之廉惠。久棲枳棘。已自變常。
若此番覃恩開俸。而復無超等之擢。何以勸後
弟輩之爲惓惓者。非獨爲兩公也。恃愛草草附
啓。并以爲懇。

俞州判

比者公費日窘。交際日增。卽如諸父母之於鄉
士夫。自公賀外。本無宴贈之例。公臺雅意好士。
間一行之。豈不甚厚。祇恐此後遂以爲例。諸臺
迭爲賓主。迎來送往。憧憧無窮。身在宇下。壺箠

之獻闕如而數以授餐之愛。勤我邦君。此心蓋
甚有不安者。謹此循分控辭。非但僕輩求免素
餐之譏。亦欲仰承諸父母懸魚之美也。伏惟鑒
亮幸甚。

焦漪園翰撰

不肖居常謂人以國家二百年制科得台下而
始重。不偶如此。何忍遂以一網窮之。不敢謂直
道之尚行。人心之尚未死也。么麼小子。乃獲以
旣鍛之羽。差池後塵。名先實後。一之爲甚。以此

知慙。亦以此知懼。雖然。懼其不能爲先生耳。第
使能彷彿萬一。雖丘壑甘之矣。今幸而徵命歸
省。已分於晨昏陰下。省讐藏拙。蓋此半生。無足
爲知己道。獨喜凍雷忽蘇。萬象萌始。異日者訪
舊學而左右焉。則甘盤呂父。尚未艾也。無論蒼
生。卽愚父子桑榆日月。知托命之所矣。時下東
山蹙卧。繙述必多。尚當三薰三沐。虔請緒言。以
發蒙蔽。

耿叔臺操臺

新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九
時事亟矣。世人皆咨風訟雨。而台臺獨責歸於
反身。捧誦三言。一言一歎。愚謂道法治法。皆有
綱紀。若不知綱紀爲何物。而令欲爲所不能。如
逆風上船。直苦澁耳。卽一旦能爲其所欲爲。篙
舵縱橫於駭浪窮波之中。憂未必不什百此也。
伏承以令先兄恭簡公誌文。見委家君。恭簡公
人品政事。家君則常提耳而訓不肖矣。其蜚文
譌史。顛倒黑白者。則常戟指而罵之矣。乃其妙
悟懸解。渺然堂奧之間。則槩乎未聞其風也。古
人如明道之誌。出於伊川。子瞻之誌。成於穎濱。
彼時豈無大手筆人。而兄弟間。自爲知己。其不
肯妄自菲薄如此。台臺自爲三思。其可取。

于穀峯宗伯

客歲假道貴里。伏謁鈴下。遂獲親光儀。奉談讌。
玄言如屑。不覺引膝至前。伏惟老先生所處。如
立雲亭之顛。俯眺日月。而猶然賓徂。狹弟鳧繹。
則盛德之至。自游大人以來。未之覩也。退自奮
發。亦頗願尺寸豎立。以副先達之知。踐孺子之

約而今已矣。戀戀乳下。不能再踏春明門矣。自茲以後。但使綵衣無恙。課魚責鳥。便足了一生。所爲嗷嗷。未滿志者。惟是先慈棄養。已五閱春秋。逝者骨朽。生者肉單。非但釜鐘禴襪。化爲冷風。卽馬鬣牛眠。等歸蔓草。計必海內名公鉅人。挾馬班之文。樹夔龍之望。且爲琬琰。且爲著蔡者。寵貺數言。而後可以不朽。則無踰於老先生也。用是忍死修狀。乞華袞於執事。固不忍文。亦不忍溢。恐以封黃漫木。而受斤墨無地也。惟台

下矜憐辜人。賜之一傳。地下地上。啣結無量。某無任哀祈之至。

耿叔臺操臺

每奉手翰。諄篤委至。使人肺肝自露。恭簡公誌文。家君旣不獲命。龜勉執筆。管窺提撞。不足以發揚道德。亦復何言。中朝一夫裂眦。遂使官府之際。疑城愈堅。真可痛哭。愚涉世未深。頓覺忠恕一貫。曾氏並非誑語。有宋大儒。以爲借言。似猶未學。忠恕在台臺。以爲何如。若不斬指南。敢

以草木之年。請事斯語。

鄒瀘水座師

衡伏子舍逾年。始遣一介起居台下。可謂甚淺鮮。而我師批札愈溫。投惠愈腆。使弟子分窮於不敢辭。而情誦於無可報。其且奈何。乃台諭尚自以爲偃蹇者。則不敏且跪而請前負矣。伏賴台庇。乞養小疏。旦暮且覆。允業已辭親求仕。豈敢得仕而棄之。正以曩歲別離滋味。至於食爲噎。夢爲魔。今髮已華矣。不能強自禁持。以忍而

出。若教中所云。亨屯傾否者。今其人方在屯否中。悠悠蒼生。望有所屬。若某輩不過飛鳧旅鴈。何足爲重輕。出處諒可自由矣。別來十餘年。止辨磨敲門磚。未及門以內事。顧胷中頗有私疑焉。則老師所云乞靈假睡。摘取一二字。以立門戶者是矣。千嘆萬徑。總從作始。孔子已曰述而不作。而今反人人自謂作者。將求加於孔子耶。故不敏竊謂古人三去。去言爲後。若在今則言無可言。能排橫議。卽是去言。如吾師所云。欲於

未畫之前。稍加思議。更希微妙。非淺識可窺。而愚又疑墮地之時。已在畫後。若思議可着。便非畫前。奧如周易。亦止云立人之道。陰與陽。未曾道畫前一語。殆是濂溪堯夫諸大儒。別有所得。而假借言之。非孔氏初旨也。今畢竟言詮之外。何所着力。使畫與未畫。打成一片。望道茫然。幸吾師假津筏焉。又所恨者。身居劇地。躍冶實難。勢不免於紛擾中。求清靜。肥濃中。覓淡泊。而精神枯憊。疾病叢生。從吾所好。種種未獲。言念西林草木。竟鬼亦飛。我命不猶。付之一慨而已。老師儘可追蹤向平。一暢湮鬱。倘有意與二三勝引。涉江而東。不敏請激大海之潮。奉迎從者。一日千古。端在此時。而非所敢必也。伏惟台亮幸甚。

劉雲嶠祭酒

往承老先生忘分俯級。雲霄邈然。不圖幸步後塵。瞻邈伊邇。乃返爲使翰所先。百愆萬負。總在台下陶冶之內矣。比雖久闊聞問。及知老先生

晨昏之外。於出世經世事業。無不灑然。今時亟矣。老先生尚欲乍進乍退。虛蒼生之望。寒兒女子之疑乎。愚竊謂出處二道。本無低昂。稍涉成心。總屬俗諦。某頻歲日在愁涕中。間一開卷。總是茫然。無有會心。古人三年通一經。今欲以萬陰中寸陰窮易。不已踈乎。易固不易解。若必求字字句句可解。恐千載終隔一塵。老先生何以教之。

商等軒同年

長安塵滾滾。同籍兄弟。多有不覲一面者。而弟獨與丈比肩而立。聯驪而游。則幸中之至幸也。後段分張。誠出不意。然以弟覲於石渠之賓。經年簪筆。實不過一帶俸書史。吾丈縮百里符。含吐膏雨。人望之爲神君。而可言墮落乎。如弟一染指而遽吐。舍鷓鸞之伍。而老農圃之是師。是乃真墮落耳。然此無實之名。尚爾消受不起。頻年災病狎至。萬緒茫然。丈羨我冥鴻之逸。正不知我爰居之憂也。

蔡中山同年

弟以臘月廿二日抵舍。以諸丈贈言。張之堂前。跪捧一觴。真不減百步鼓吹也。自此以往。晨昏膝前。萬事粗畢。獨惜此一腔熱心。盡付之木石鹿豕。諸丈偉行弘文。不可數觀。父子兄弟之間。終未免得一失一。以此小缺陷耳。冊立大慶。既與普天同喜。不圖意外。又蒙特恩。存問。鴻鴈稻梁。轉覺消受不起。吾丈何以教之。齋疏人便。草此布謝。

溫封翁太老師

不肖門墻下走。藥籠棄餘。迄未奉几杖之光。且并闕瑱環之間。忽蒙寵命。授衣授餐。此皆卑所以獻於尊。少所以獻長。而倒施至此。隕越如何。惟有懟墨拜嘉。踟躕思報而已。衡今夢慚書蠹。跡類壤蟲。已長辭北海之風。敢虛擁玉堂之月。仰煩問道。彌益悚慚。別諭直布鄙忱。統惟鑒在。

崇明縣尹

筐篚玄黃。賁相望於海上。辭曰優老。揆之於分。

尚不敢當。况不敏一介散吏。壺箠之不先。而偃然分邦大夫之俸。恐訾食者之不肥體也。雖得罪於將命。所不敢辭。更望此後。以跡外見寬。無令愚父子有爰居之懼耳。伏惟原亮。

陳抱冲國錄

別來五年。弟已請長休。而吾丈遽耽冷局。回視少年鷄窓拈筆時。真成一夢也。南中江山雄勝。亦吏亦隱。無所不佳。獨弟碌碌塵土。報輸烏鳥。跡類馬牛。隱不成隱。以此深自愧耳。比來有生。蘭信不深。所欲聞。弟比遭摧剝甚苦。止存一虫。蚩未角之犢耳。劇愁至心。輒舉陶柴桑語以自解。然亦未易破除也。如何如何。

耿叔臺操臺

昨敝親自南中歸。風聞台臺有分帷之痛。尚在疑信間。今且信矣。偕老碩人。雖莊叟不能爲達。然年至逾六。眷屬滿前。誰能保金甌之一無缺者。當且視爲變中之常。稍以自寬可也。大疏以苦語蕪危詞。計亦無復之矣。但比來求去紛紛。

得請者僅百之一。舍一覬覦。卽此似涉僥倖心。從僥倖得煩惱。擾擾徒自苦耳。江南民風軍政。儘費振刷。猶勝今中書堂中噎噎不得吐者。練事亦可以遣情。台臺倘有意乎。教中三君子亦望以此道相切劘。北風雨雪之詩。似亦未免太早也。時事時通時塞。時躁時靜。誠如台言。但我朝孝肅二廟。號爲盛時。而亦有甚不如人意者。只比時決壅潰疽較易。而今化成一頑痺不仁之局。鍼石難爲施耳。衆庶爲政。良可深慨。使人心見以爲妖孽。則妖孽止矣。而士大夫間強半以爲快心爽口之事。推波助瀾。則且奈之何哉。

王豐輿方伯

側耳明譽二十餘年。老先生殆老氏所謂猶龍人也。搏弄狷夷於股掌之上。不啻嬰兒。而又不廢騷吟談麈。蓋間世異才。駢植於金友玉昆之間。可謂竒矣。丙戌獲通籍。世講則已幸甚。昨歲又辱收令弟老師門牆。得以世父事臺下。則猶幸之幸。塵鞅碌碌。未及果負笈之願。而翰貺儼

然辱之。所以寵借過當。且排詞儷句。尤非以子弟見畜之禮。使人又感又驚。不敏今跼伏子舍。已爲菰蘆中人矣。私心戀戀。欲以農圃爲箕裘。菽水爲鍾鼎。而波臣之命。泛泛不能自必。赤城霞氣。遙起屬之。卽桑榆久照。蕭艾並榮。所依籍至厚。不必又重之。以頌禱矣。適擬留令弟老師。作平原十日飲。接詞奉報。而家君病疴甚篤。老師行色甚遽。醫藥擾擾。遂不能以俳語奉酬。矢報不虔。統惟台亮。

任心葵同年

愚父子里居。以鑿坏爲常。於當道諸公。少所通訊。况千里而遙。自應闊踈。弟謝朝籍久矣。惟是二三兄弟。往來於懷。鄭子瞻鬚髯陡健。袁孝里秀骨采采。俱非久爲人下者。丈左提右挈。以爲雲霄之游。真不佞弟所掀眉而待也。相見幸爲致意。

陳嵎陽太常

書生褊心。每見野史縱橫。狐嘯鬼嘯。生平棘心。

第一事。而上不能窺著作之壇。下不能汗窮愁之簡。志長髮短。空有此心。乃者先生獨欲創出鴻裁。訂其紕謬。一代詞人克棟。似不過以浮膏俗艷。供千古覆瓿。未聞有念及此者。此乃真不朽矣。兩朝錄家無全抄。從瑯琊借得一半。想尚足供數月披玩也。冉冉節至。傷心燈火。不見者已數年。華障忽頽。且匣而藏之。異日或與剡溪佳客。共煖冷腸。今尚未忍自娛也。

江續石公子

憶客歲名賢駢辱。恨不舉平原故事。相與講學論藝。忽使兩丈輒歸也。僕自揣於章句之業。紅腐久矣。乃猥承老馬之師。而僭自附於他山之石。真可謂不類。乃兩丈猶咨咨念之。賢者之不耻下人。豈有既乎。辱諭結舍菰蘆。且欲再尋舊雅。頗念敝地枯泉稿石。誠不足以發枚叔之雄辨。倘以晨昏小間。折六橋之烟。觀八月之潮。而問道於下執事。兩丈其聽然而許我否。

造化肯佚我以太平不所苦東海一杯已落吾
掌三洞二九亦欲與五湖長共之門下其能割
半席以相容乎則舉世間嚼蠟功名覆瓿書卷
皆可置之齒牙外矣

曾崇芾大尹

伏惟鳳曆春新鴻仁雨施首投珍於遺老業已
過情復授粲於故人更慙踰例頓藉花封之暖
盡回黍谷之寒雖草木不謝榮於春風而麀鼠
且厭飽於河海腆顏以拜汗背奈何統容端謝
不盡

曾退如同年

弟幸就小差以歸晨昏膝下得在兄先塵鞅雜
還益不啻長安馬上者兄安巢阿閣而忽慕籠
外白鷗頗覺無謂御書不卽下或爲吾兄遠來
以春風相送不可謂非幸也

湯質齋同年

大本定矣計諸丈榮補之命必不出浹旬間而
至今尚爾弄印殊不知其說然我輩筆成塚紙

匪不人豈自預乎。尋備辭舍。蕙蘆且。殆再。幸。曹
不真。可。賄。不。賤。以。兩。支。辭。容。容。念。之。賀。昔。之。不
亂。人。矣。以。豈。亦。以。其。之。而。而。自。自。出。出。山。之
備。藝。感。對。兩。支。脾。韻。出。對。自。自。出。出。章。回。之。業。珠
對。容。蕙。谷。賀。魏。魏。別。不。舉。平。氣。姑。毒。昧。與。齋。學

緱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

校

吳藩幕

伏承箋貺遠臨。專枉稱賀。蕙帳山人。乃爲風塵
解頤。非誼在彈冠。不至是也。今中書君已老。上
不望銘太常之彝。下不能汗承明之簡。第遂欲
私此四肢之敏。長侍嚴親於平臺綠野間。不知

造化肯佚我以太平不所苦東海一杯已落吾
掌三洞二九亦欲與五湖長共之門下其能割
半席以相容乎則舉世間嚼蠟功名覆瓿書卷
皆可置之齒牙外矣

曾崇芾大尹

伏惟鳳曆春新鴻仁雨施首投珍於遺老業已
過情復授粲於故人更慙踰例頓藉花封之暖
盡回黍谷之寒雖草木不謝榮於春風而麀鼠
且厭飽於河海腆顏以拜汗背奈何統容端謝
不盡

曾退如同年

弟幸就小差以歸晨昏膝下得在兄先塵鞅雜
還益不啻長安馬上者兄安巢阿閣而忽慕籠
外白鷗頗覺無謂御書不卽下或爲吾兄遠來
以春風相送不可謂非幸也

湯質齋同年

大本定矣計諸丈榮補之命必不出浹旬間而
至今尚爾弄印殊不知其詭然我輩筆成塚紙

成蠹何者不淹日月非必長安米能困人也今
經此百忍異日者亦在牛解弦發鴈落天下無
難事矣丈可以此語置左右當緩歌否

樊棠軒弟

昨承委令先兄誌文寂寂數行心長腕短方負
冥愧蓋棺之論至於令先兄亦可以定矣而尚
有尼之者是何肺腸也以一毀當百讚所謂唾
不至天還從已墮此不足以灑仁人之涕發義
士之憤乎直望兩難弟早奮大業爲逝者作護
法神耳董思老夙尚風義令先兄才品卓卓是
所親覩不佞何嘗以語爲先容足下第靜以聽
之渠定有格外標舉必不墮彼雲霧也

耿叔臺操臺

昨豎子妄言辱尊教獎借益深捫舌之媿不敏
所爲慨然及此者非敢言一貫之易直是見忠
恕之難耳自二十年以來朝宁叅差議論驕駁
何者不坐此病今當此同舟遇風之時而病發
彌劇則吾不知其所終矣方伯公亦復波及可

歎台臺試觀近事。幾見有不立一高名奇節而免於物議者乎。使天下人置身楫不問而惟風波之是求。風波何自得平。此不忠不恕之粗者。然于僨事有餘矣。

鄒瀘水座師

感知酬德之念。憮焉攻中。念老師向所脫驂解幕。泣之塩車下者。何心。比日一聞吉語。所謂頓足起舞。不啻身當之者。又何心。今轅未僨而先迴。絡已解而自縛。使人盡某也。卽南金竹箭。纍

纍貢玉堂。與太倉紅腐。又奚別乎。倘執經之士。不廢蓼莪。有道之門。不稱官闕。則某之不負我師。其在此舉矣。伏惟老師暫卷經綸。低回膝下。承歡持後之道。知且表儀一方。某雖不敏。亦未肯以五陵裘馬。消損白日。惟是爲子言子。在鄉言鄉。亦望先生長者。以其緒餘振之。若夫亨屯傾否之道。是則我師異日之憂。不敏惟有束身翹足以待耳。江風渺然。結涕如雨。

公周庭同年

十年以前。弟與兄離而合。合而復離。此番則離者其常矣。亦復何能無慨然。然弟之困憊。原不作春明之夢。其猶與兄同籍同館。奉清誨。飲高論者。則猶假之歲月之緣。而不可盡謂之不遇也。每一念及。以此自寬耳。世之相者。舉肥久矣。使唐諸大家。與時賢共逐。柳州眉山。或稍甲乙。廬陵臨川。彼直學究視之耳。此中不必深求。必深求。或無意者。轉爲有意。而變態生焉。秩宗師傳聞病狀。甚可畏。病䟽屢陳。豈是眼前世味。尚有芥蒂。但恐中朝以故事見留。必難得請。到不如委身聽之。免得五內擾擾耳。弟甫爲學子。而精神枯憊已。似老師塵鞅碌碌於讀書養身。兩無所着。未知稅駕之所。而猶勤人未已。真所謂蝙蝠不自見也。一笑。

申玄渚兵部

客冬曾致數行於記室。不審入覽否。愚父子情事。大抵如蓼蟲處蓼。無復回甘之時。當事者亦可以見亮矣。而小䟽未覆。不審何解。戚總鎮竟

挂人言矣。大抵宦途無天。介胄爲甚。戚君與文墨爭長。得謫固宜。然其才終可當一面也。偶便及之。

馮栗庵主政

竊惟尋常師友間。傳經授鉢。感恩則有之。至如令兄先師之知愚父子。非意氣。非文字。卽鍾期子牙。未知孰多也。千古難窮之念。別無可以自酬。止此隴頭一片石。而家君老不任役。某又鈍不能後。掀天揭地之光采。僅收拾之寂寥數語。

中使人悲而欲泣。媿而欲汗。長以此負我師矣。乃門下遂謂此朽毫禿穎。足爲墮淚之碑。齒謝勤倦。又介以兩世兄之幣。萬萬非愚父子所敢承也。家君比者忽忽殊無聊賴。不敏支持晨昏。力憊神枯。卽頃者於先師不能效生芻之奠。於門下不能盡班荆之語。種種坐此。門下疼痛一體。當有所以鍼頑砭愚。定不津津俗艷爲矣。初聞先師謚議未定。意故事歲終類奏。今聞主議者果有異同。且以先師調停朝紳共濟國事爲

持兩端者。然則必立幟分門。日尋闢閱。始爲君子耶。士大夫議論如此。心術如此。當爲世道發大慨。非但塵點日月而已。身旣長隱。不能申眉一言。凡在門墻。豈甘灰沒。吾翁能以內舉不避之義。爲二三子首唱。否。望之。

于穀峰宗伯

伏承使翰。重以華袞之章。爲老親稱壽。片言九鼎。一字七襄。此爲子孫者。所爲重趼及門。乞殘膏餘瀋。而不得者也。而今一旦坐而致之。亦何

福可消此。何德可酬此哉。但家君比日所遭。殊無好懷。一切頌禱之詞。如爰居之鐘鼓。塞耳不聞。兩年於茲矣。今幸得先生長者。滌以鈞天之妙音。發以枚叔之雄辨。當遂爲渙然意解。霍然體輕。子墨引年。正當不減昌陽耳。不肖烏鳥私情。實不能解晨昏之戀。前歲差竣之時。已有小疏告覆。况今膝前落落。豈忍復言絕裾。仰負深知。寤寐爲耿。謹此草布。不宣。

樊棠軒弟

昨奉談晤已復卒業所爲令兄狀文而私心嚮
往之羨見真令君且深幸樊令君有此難弟也
恨比時窘於他客不及爲高士下榻負媿無已
猶咨咨枉謝何耶令兄明府懿德美行不勝記
撮其大都如于文明光錦剪作襜褕窘束無生
氣且不能滿鄙心豈能滿弟兄百姓之心耶以
此長負明府矣承諭欲爲明府請謚請祠僕不
諳朝典第見今世無法外事官不登三命非死
忠死事者不謚不祠卽龔黃卓魯復生亦不過
祀鄉賢名宦而已今令兄明府旣官有特祠鄉
有私謚豈不足爲重耶兄幸與識者更商之

馬肖乾憲副

太老師名世大業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家
君以燭武之年任載筆之役瞻天測海毛髮未
償台下何譽之過也不敏丐養局面雖幸粗完
然鳥烏啁啁其所以自保者末矣時世苟訕卽
王孝孫車上且有滄海橫流之憂藿食者能獨
甘乎哉三復德音愾然有感

李桃王親家

昨得丈高捷報踴忭無已。旣得尊卷讀魁碩精悍如百鍊刀如砮。

無堅不摧無遠不洞此

番逐逐鴈行似殊。

示望須來春攫取龍頭

一伸往誦耳弟一病三

擬力疾趨賀聞尊

駕遄發而止過此便須待丈。

詩節一望清

光也。

李念劬王政

弟賴台庇丐養事粗畢。所差勝者中書堂催課

吏不到門。惡風劇波不入耳。如此而已。老丈乃以此見祝乎。惟是區區兒女家常尚犯鬼神之忌。往年登籍之子四。今僅其一。年來賤體又善病。蘭茁無期。蒲荒可慮。懺罪禳災。吾輩當自有法。老丈何以教之。適又爲回祿所驚。扶倦作答。臨楮悵然。

王霽宇總督

拜箋已竟。而使者復有後命。捧讀增慙。弟考古人自作自書。如李北海。趙吳興輩。皆滿意之。暴

鄉中書之毛穎相得而成章耳。其不然者如村師課章句。彙甫脫手而已。麤麤然惡之。拂塵掃葉。惟恐其復至前矣。尚能快顏揮灑。作盤礴之客耶。乃台臺孝思無已。卽蟲書鳥跡。必欲廣收俯拾。則鄙拙亦無所辭命矣。家君年至目昏。間一作擘窠大書。細書則不復能成行。惟不肖比亦善病。入夏來痰熱交作。執筆如杵。欲稍消息賤體。勉爾供役。俟秋涼。尤山人奉詣鈴下。定不負此諾也。

瞿洞觀運長

家君與少宰年伯。直心戇口。間有义牙。究竟冥冥之中。百無所負。卽意氣諸公。有指而見詈者。亦必掩耳過之。決不引絕不相關之事。爲已詬厲。况大作原不相及耶。止以少宰公求去之時。調停苦情。見察者少。此處須有道者。一爲點破。然亦非今日所急也。草草附復。不盡。

許繩齋太守

緬惟明德。正如調饑。忽奉教言。增其愾結。某無

似於世間往來贈送之禮百所不解。惟是好德感恩一念。掇皮皆真。乃五年宇下忽忽不得申。而所自展者止此。乃煩明公齒及耶。時事異矣。使必盡厭衿紳之腹。盡滿輿臺之口。而後可以無咎。卽墨大夫知且灑然去之。猶幸而道路有天。鼎鑄有耳。終望衮衣再東。爲我輩襜褕耳。江流如便。幸嗣好音。

俞瞻白太尹

盥讀來章。琳瑯滿紙。強半溢言。使不敏口呿而

不能答。則且奈此瓊瑤何也。不敏未實而華。未老而倦。此宇宙之蠹餘。而尚可稱於閭閻之林乎。頃者乞養得請。老瓦盆邊日月。滋覺有味。擬遂於賓履之間。父子相携歸向。嬾殘門頭稍懣。悔半年以來。所得浮榮浮譽。而臺下復津津念此。嚼後之蠶。祭畢之芻。徒令人覓夢不安。寤寐自語耳。知已實難。卽當摳謝不盡。

楊魯源同年

都門造次。滾滾馬頭塵。不能令踈者親。而能令

親者踈同籍兄弟。至有不識一面者。獨幸附老年丈梓。未獲奉步趨。穆穆化弦。恢恢大器。竊於罄咳間。一窺見之。乃者素書赤鯉。飛渡錢塘。重以瓊投。增其感結。弟生平所志。原不越馬少游。今通籍甫耳。而遽不勝乳下之戀。竄迹菰蘆。真聖世之逋臣。傳家之惰子。未滿而溢。鬼神厭之矣。而老丈尚津津艷稱之乎。居今之時。莫邪爲鈍。差得自展者。惟郡縣之長耳。老丈含吐膏雨。披揚仁風。卽腐毫螭下。功行有百不相若者。况弟以已盡之本。汗窮愁之簡。其不足以與於三立可知也。屬有家冗。不能作俳語奉酬。草草謝命。伏惟慈亮。

又

長安接晤時。稍測吾丈底裏。才如霜劍。心湛冰壺。知百里不足以辱丈。然亦知吾丈不難百里也。弟福過災生。歸後遂失三子。日圍圍老親膝下。無懽可承。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譬如蓮萼甚華。而莢甚苦。丈無以貌見羨也。家君衰病。辱以

憲老之禮不勝感悚已有專啟報謝諸不盡

張業師

楚樹江天通訊不易乃老師歲一遣書重以華詞玄論花粲雲起計老師春秋已高鼓毛穎之餘勇猶能含古鑠今攀秦提宋難老之美卽此可占若不肖則髮未化而先枯腕未脫而已倦矣常念居老師之地從前所經苑枯得失之場毀譽悲愉之境皆宜付之蕉鹿夢中而來諭似尚介介不忘躍躍欲鬪五嶽方寸坐此尚掛一

點微塵縱今日元愷齊登喬松並壽而唾壺終缺鼓缶不歡不敏尚爲老師惜之不敏通籍未幾遽自竄於蒲蛤之濱相知者亦有爲咄咄彈指如老師所云者然鄙衷則已照破久矣家中久不置仕籍不知淮上劉參軍爲何人鄙野可笑然吾師覩此情景亦不必以世味中語強暖冷腸也會送一親友赴任倚筆作答十不盡一惟幸原亮

答友人

伏承示令郎佳篇。翩翩奕奕。真所謂駒齒龍文。臺下微誦於彼。而取償於此。天所報長者不薄矣。靜而需之。冲霄躡景。自在足下。正不以旦暮爲遲速。生平語澁口重。不善居閒。矧督學以憲職提衡。非郡縣之比。苟非甚不自愛者。誰肯顯通關節。亦誰敢以關節通之。使衡不察。而以故人爲托。則董丈且唾而見絕。不敏實不能具此淡面也。古今之事不同。前朝開薦辟之門。其途自廣。今日糊名就試。本是骰子選。着不得一意。

蘇長公云。非分干求。於定分無分毫之益。而道德有丘山之損。有才如令子。何患不早發。少年初進第。當養其器識。使之進禮退義。羽儀日新。乃更在文章科第之上耳。台臺以爲何如。

蹇理庵總督

四千里之外。歲承爲家君陳詞戒箴。幾于禮過而泰。情過而溢。非但甚感甚愧。且矍然避席而起矣。家君劬勞之念。老而若新。偃僂之戒。晚而彌篤。每當斯日。蚤然遜虛。其不能拜長者之觴。

續山先生集 卷之三
有以也不敏依依膝前。不過以襜褕爲舞衣。葵藿爲鼎食。烏鳥一枝。苟以自安而已。敢煩以雲霄聲價爲之噓借乎。悚仄悚仄。

耿叔臺操江

適承札示。始知台臺情事。亦自有真不堪者。小臣之進與大臣之退。稱兩難者。已數年於茲矣。苟非坐索長安米。添註政事堂者。隨所任劇易。要亦可以公義奪私怨。况我翁臺之以數千里爲堂奧。儘廢經營者乎。比者中朝復來聚訟。當

事者其苦自知。非野人所能妄測。要之此中乃水火交爭之場。智勇兼困之地。亦從來久矣。台諭四君子者。信是濟時之舟楫。但尚未經天下第一惡灘。不知所自信謂何耳。邇來流言飛文。譁於里中。民心日生。盜賊多有。養疽固難。決疽亦自不易。此皆在翁臺籠駕調伏中。隱人所恃以無恐者。獨此而已。伏惟留意。

孫月峰尚書

不敏嘗竊歎福真有量。器真有極。自念此塊材

散木無因而枉匠石之顧。乃一顧而人損。來再顧而天刑至。名之不可妄徼如此。今以老先生千古人物。一字華袞。而顧擊節盱衡于乳下之子。此豈所以爲某福乎。不敢當。時事孔艱。蒼生之望。指所首屈者爲誰。老先生直辦一力擔荷。更無跋而望之他人矣。

鄧虛舟大尹

數歲宇下。菅蒯之質。得沐陽春。今飄飄仙駕已入雲中。視壤蟲萬里隔矣。不虞箋寵之復見存也。屈指徵書。又復徂暑。徘徊香署。旁局愈清。旦夕當事。山公之啟。傅公之笏。山中人已揚眉視之。不知以何者爲第一籌也。不肖丐養之志。爲老親分勞。破愁而已。比來犬馬善病。乃反以顰眉之事。貽之老親。嚙沫江湖。尚爾賴尾。况敢作釜中之游乎。明臺愛我。幸無過望。

胸不甯已足。何物二豎能病君子乎。弟今所處
已。是乳下小兒。竈下老婢局面。實不能爲老親
分忙破愁。直是倍忙伴愁耳。常自笑生平好游
游之勝地。最稱白下。次吾郡及陽羨武陵諸山。
搃角游白下時。遂困佔俾不能記。今老而歸來。
東南半壁諸山。不惟日窘不暇記。亦苦才窘不
能記。所謂知者。僅是中年落莫。所歷燕薊諸山。
一班耳。其實彼之上駟。不能當此下駟。而弟偏
與彼有翰墨緣。豈弟之枯皴拙繪。與黃沙白草。
差足相副耶。山靈之嗤我久矣。吾丈宵貯五湖。
筆搖十嶽。登高作賦。幸無讓人。弟雖倦游。猶能
卧而讀之。昨有數行。附家叔奉訊。江魚如便。幸
嗣德音。

吳山人

長兒之變。千愁萬痛。非可言旣。所最苦者。家君
無片地着落爾。真惟有方外有道之士。沃以遐
觀。超舉之談。可稍解萬一。然家君荼蓼已深。纏
縛甚固。愚謂此念不解。卽修年之彭。未必賢于

殤子。門下如有治心之法。先爲破除煩惱。卽是無上菩提。非必三轉九還。而後爲上道也。芝馭不有日東下。當掃榻以待。

耿叔臺操江

亡兒自南中歸。日侍祖父之側。詫長者之遇。居無何。忽病。病未踰月。遽死。至今猶如在夢寐也。細察此兒生平。真一處子。得病之由。與受譴之故。纖毫無之。直是不肖業崇。釁積中陰陽之罰。而移禍其子耳。不肖初有四子。浹年來。已失其

二。皆嫖秀可念。承歡爲重。猶能以強笑遣之。今柰無歡可承。何家君自獨處以來。實倚此兒爲命。晨昏食息。未嘗少離。平日情深若此。此番則不深不得。旬月以來。聞風聲而悲。見人影而懼。居家不可。則逃之深山。又不可。則權牽小艇。沿菰蘆上下。以苟旦夕。情景如此。雖黃面老子復生。亦無術爲之破涕矣。重辱台慈。軫念齒及。復拜生芻之寵。謹此附使控辭。惟有哽塞。

沈定菴僉憲

歸後何日不在愁冗中。今復遣奇慘。不敢自比
于人。苦海千丈。弟拍浮其間。不知尚有活理否。
心腑結轆。兩膝如攣。正追趨家君於枯蓬斷葦
中。苟度旦夕。不敢望剡溪之棹也。方寸如沸。占
謝草草。

馬肖乾憲副

伏承專使遠存。爲亡兒枉唁。重以哀夢。固知長
者之分痛也。惟愚父子叨冒已極。亦何敢有過
望。如來箋所云。弟喜此兒循循孝謹。庶幾有萬

石家風。卽哺糜茹菽。雅勝鐘釜。而今已矣。復何
言哉。若天道有知。不當令此兒殤死。直是愚父
子讐積福過。而移禍及之。憫痛之餘。惟有叩心
捨地。私懺罪業耳。猶幸乞身子舍。長得充老親
弄兒。但眉頭不伸。鬚鬢已白。求所以破涕爲笑
者。而不可得也。如何。令先翁太師墓文。家君亦
以愁緒如縈。久負前諾。然終不免磨厲朽鈍。以
報二天。第無作者之法。奈何。草草奉復。臨帟感
愴。

馬肖菴尚寶

伏承爲亡兒枉唁。至以哀詞纍纍。待以禮殤。豎子得此。可不朽矣。此兒雖頭角未成。聲譽未起。而頗爲鄉黨所稱。父子所守。硜硜鄙人之緒。私欲挈而付之。此子而今已矣。世界缺陷。日辰孤虛。愚父子亦何敢以再實之木。求多于造化。乃逝者何罪。且家君自失。此兒朝不朝夕。不夕東門之達。亦第爲身遣耳。若瞻前顧後。載愁萬斛。如不肖者。亦不知所以自處矣。令先翁太老師墓文。亦以此久稽來命。蓋憂虞之未間。而又未敢倩筆他人。故也。茲草率請教。惟兩翁自以尊見裁之。

胡瑞芝巡撫

臺下愛我。尚似曲江舊夢。津津爲故人彈冠。不知器忌已盈。木忌再實。坐此分量。稍過途中陰陽之罰。天刑疊至。生趣漸窮。今不敏行徑。直與家君闖闖相守。共保歲寒。如是而已。絲綸事業。竟已付之浮雲。冷風惟欣附世籍。快覩臺下高

揭日月之旅。直逼星辰之履。爲菰蘆子生色耳。別具纖菲。伏惟亮存。

上父書

竊觀古今以來。未有人而無所寄其情者。惟太上忘情。爲能泯絕無寄。然無寄之寄。亦寄也。惟父親自歸田以來。毫無所寄。竊謂今日。非另換一副肺腸。另開一篇局面。易憂以樂。不可而樂。又非人之所能進也。進以樂而不能受。則愈悲。悲則不可復進矣。其道非自尋樂不可。自尋樂

者。於無味中求味。於無情中求情而已。古人之樂多端。有好靜坐者。有好園林者。有好聲伎者。有好讀書著述者。裁以老人之所宜。靜坐宜鍊心。不宜鍊氣。宜偶行。不宜竟日。蓋鍊心則穩而有益。偶行則逸而不勞。如晁文元之宴坐。有時自謂真樂者。可法也。園林則宜專。不宜雜。宜人。不宜自任。蓋專則精神聚。任人則功罪明。如張功甫之分地藝植。無日不賞花者。可法也。聲伎則宜密坐。不宜開筵。宜短奏。不宜竟日。如韓

持國之手執紅牙。卧而節曲。自謂忘暑者。可法也。至於讀書則宜從容。不宜疾讀。宜節次。不宜斷章。蓋從容則緩而有味。節次則引而愈長。著述宜筆記。不宜抽思。宜警世。不宜應世。蓋筆記則近約而不繁。警世則實而有用。此則宋元歸田諸老。無人無之。風流議論。掩映來襪。絕非如今人五車四部。一字不堪存者也。此數者皆情之所甚便。勢之所易辦。或擇其性之所近。則有順治之方。或矯其性之所偏。則有克己之法。惟

加之意而已。蓋老人自治之法。與少年不同。大抵熟處要生。生處要熟。真處要認假。假處要認真。真人不可一日無朋友。在老人尤不可無。蓋人至于老。骨肉自然零落。朋友者。所以濟骨肉之窮也。種種諸樂。各自有友。饑飧飽臥。非友不節。更長日永。非友不消。今初畏生客。重客漸而并。密客畏之。嘻亦甚矣。度所畏者。人事耳。天下豈有人而能離人。亦豈有人而能離事者。夫人者。天地之生氣也。亦天地之吉祥氣也。故屋得人。

則不腐。器得人則不壞。山林修道之士尚欲求近市廛。况在市廛者哉。且人亦非甚難處也。彼非真能挽我。與有不可徇之求也。一切悠悠之徒。到門而已。未必求見也。有所慕而來者。以得見爲幸耳。非必求留款與答拜也。必不可已則見可已則謝。誰敢強也。願陪則陪。不願陪則弟子陪。誰敢責也。年位至此。自當別立一格。昔范忠文致仕。無貴賤。槩以野服相見。槩不報謝。而史冊以爲美談。今日見一人。則一日不樂。一

處見一人。則一處不安。視之如毒猛。不可嚮邇也。亦過矣。年來閱世漸久。覺得相人之法。與相文同。大都不論品格高卑。氣韻雅俗。惟得春夏氣者多吉。得秋冬氣者多凶。今吾父子潔淨收藏。已是秋氣。若更妝點出淒風苦雨。迷霧嚴霜之景。純是一團肅煞。發生長養之氣。何自而來。甚且畏客不已。而畏夢。夢是心之影。消子畏影。古所傳以爲笑者也。今骨肉無多。不可不着忙。不可不珍重。若只視天下遂無一物可喜。無一

事可做無一處可住無一人可交則生趣窮矣。就使從此疾病不干至百歲千歲而閱世已久其憂愈長可惜父親以蓋世之聰明高世之名壽謝人所不能謝之官絕人所不能絕之慾而究其受用歸宿雖世人忙勾當村快活皆不如也。來日儘長回頭未晚不若就此十二時中使身心處處有着落飲食起居調停得不饑不飽不忙不閑使日有日事夜有夜事卽此是真靜功真道學只苦不加意耳。男棄官歸舍少年三

不朽之癡念俱付東流只有承歡養志一事而今悶悶無歡可承無志可養對泣不可強笑不情相守無益相離不忍種種鬱結麗於胸臆間不酸卽痛過此以往男亦自謀之不暇矣伏幸豁然悟脫亟思所以延和氣娛永日者至望至望。

耿叔臺操江

微傳台臺閉閣經旬謂他有托耳不虞其果困採薪也不敏丐養得請微念粗畢此亦會乘鳧

去來于自爲謀易耳。若台臺而思稅駕，豈不虛費此九迴腸耶。楚宗事家君正爾縈懷，辱示極感同憂之誼，落落群不逞，原如搏沙而朝野紛然，不知人心何以不耐亂而復養亂思亂。好言亂此滋不可解矣。外寧內憂，迂儒之言，漸覺親切。台臺旦暮當局，幹旋次第，亦可略聞否。劉先生霖雨之望，衆所共許，今又與翁臺左提右挈，旡蒙之托，匪獨故識也。觀翁臺津津相告，直有喜而不寐之意。上臣用心至此，爲之悚然。海濱寡陋，聞省有私史，號肅皇某者，意所願見，可爲一覓否。恃愛附瀆，不次。

陸欽所憲副

城下一別，忽復許時。弟初歸碌碌無幾何，而大愁狎至，苦海中日月，悶悶昏昏，初不知翁丈之官何地，任何日也。弟浹歲而失三子，涼德罪積，固無說之辭。乃以丈之神明，槩相而亦同此傷心之痛。蒼蒼者亦何可料，稔知荼苦，敢相勸以東門之達第，念吾丈游宦四方，雖小小躓挫然。

輪蹄竿牘亦可以少遣煩愁。若愚父子褻泣相對。濡頭百丈愛河中。無有出理。吾丈何以爲弟解也。老親數憂福過得寵若驚。今一旦摧割至此。此豈言賀之時。方寸如沸。不盡欲言。

黃荆山縣尹

憶在京邸見老伯所居蓬門土銼。充然有自得之色。竊知老伯必辦爲吏。人患不真耳。真則乳虎可狎。何有馴雉也。某比所遭奇酷。蓋浹歲而失三兒。愚父子生趣適盡。百不自聊。老伯何時治成錦旋。得奉濁酒車前。一訴愁痛。言及泫然。楊撫公詩亦未能於懊惱中。草草成句。拙筆塗鴉。塞責而已。并惟台諒。

鄒瀘水座師

往奉承東來之約。神動色飛。然太師母春秋高。倚閭之望。想當介介。以不肖之不能往。而知吾師之未必能來也。茲承手諭。知福門慶祉駢集。甚慰甚慰。不敏福過災生。前者失兩幼兒。尚可以理譬遣。曩歲所失。則頭角已見之長子也。老

師以堂上見慰。謂得損于此而收益于彼。可謂善寬。然老親倚長孫爲命。自遭變以後。朝不朝。夕不夕。卽不敏如東門吳。亦不能自爲達矣。老師何以處我。伏覩手教。處江湖而憂廟廊。卽不敏鑿坏已深。何能無滄海橫流之感。但治蠱之策。幹父蠱易。幹母蠱難。今日官府隔絕。頻笑不通。調燮殊未易言。大抵此時此勢。自開闢創有之局面。所恃者國家亦有開闢未有之福運耳。至于士大夫學問。彷彿類晉人清談。徃時名教。陵夷喪亂已極。直如饑渴之思飲食。而今日太平已甚。如醉且飽者。又欲惡食而逃之。吾曹第當留此真穀種。以待後人之咀嚼。在今則不可以口舌爭也。伏讀復古紀事。使人憬然悟。爽然失。人有此識見。未必兼有此議論。又有此才情。勝登堂說法者。何啻百倍。此足以警世垂訓矣。衡向所云筆札之役。蓋影響間記。老師以太師母節行。托爲闡揚。而今不得其詳矣。不知何以効愚鄙。幸終教之。

朱平涵祭酒

犬馬病日進。正父子喁喁相顧間。忽有此非常之命。太山壓骨。大懼隕越。柰何。家君比年。雖幸少病。顧獨善忘。朝不及夕。夕不及朝。以此棲遲園畝。喜其漸復于嬰兒。若使之坐政事堂。押五道黃昏文書。老先生以爲不可也。老皮骨不敢惜。閒風月不敢愛。獨念此最重地。柰何不及先朝史臣輪直之制。今必借朽蠹以任棟梁。深爲此座惜耳。

李太瀛紀善

病中忽承溫諭。如飲甘露。自恨學道不早。狼狽至此。蒲柳之姿。未知尚耐歲寒與否。豈更言雲中鷄犬之事哉。來教云云。得未有儻須臾無處仰承談塵之餘。請以異日家君於世外夙抱微尚。而苦爲塵鞅所羈。俟殘局一收。卽爲白頭弟子。亦所不辭。門下幸傾筐以授我。

卜戡甫文學

昨辱枉過。適疾病之未間。不獲篝燈布席。仰飫

清論。至今恨之。細讀尊作。真瑩然冰壺。最上一乘也。今世文青白參媿。宮商雜進而已。曾有此文耶。然究竟是此輩文占便宜。天下惟典確之文。不能藏拙。瑩潔之文。不能藏疵。兄文可謂瑩潔矣。第使神來機湊。表裏通明。火候遂全熟矣。非必更于鼎外覓丹也。承愛輒効其愚。幸恕唐突。

蔣孝廉

得教大慙。弟今胷中柴棘八斗許。何得有烟霞入癖。若少年時行腳帳。豈堪與吾丈白門詩作奴耶。所諭謹如命。致之。以此爲夜光之櫝。幾于贅矣。

李九我宗伯

不敏于先生。雖僅覲面。然居常于先生一步一趨。莫不愧之師之。蓋今世所號爲巨人君子。不過麟儀鳳彩而已。先生固時之麟鳳也。而乃鑿鑿如五穀。可以濟饑。藥石可以伐病。此豈徒今之巨人君子而已乎。比揆路尚虛。帝心簡在。郎

見童嬾女皆思君實而大疏若有所嗛然欲避者何也。世變日新。陵谷有時易位。惟是泰山喬岳。巋然中流。儻亦爲蚍蜉所撼動。其如此蒼生何矣。貴部事聞經大手整頓。已盡清如洗。平如截矣。而私心尚有微介介者。今之舞文亂法者。尚掛吏議而舞經亂道者。居然據臬比爲學子師。直以私史充庭。醜正亂真。以至于此。凡近年不脛而售者。半是物也。幸爲稍留意焉。

潘見所主政

生平意念灰盡。惟此不平之氣未消。昨見南中疏。爲竊嘆者久之。物議之淆。無影而射者多矣。今日凡詈人者必勝。受詈者必負。何論虛實。吾言所欲言而已。家從誤蒙採擇。人門單寒。實難攀仰。聞吉期有二。願從其後。蓋貧家無論裝遣。卽小營針縷。便須許時。知老吏照其辛苦。不見罪耳。

沈湛源知州

家君以年以力。以時以勢。萬萬無可出者。來諭

云強出二三年。審勢布局畢。而後圖歸。似尚未
設身處地。當今之時。進旣難言。退亦未易。爲臬
鳳尚可。爲藩羊則不可復悔矣。

張業師

屢辱翰教。蓋不敏之語衰氣竭。而尊師如鋸木
出屑。汲井得泉。津津汨汨。而未有止也。卽此見
神檢有餘。南山不足爲祝矣。一行歸隱。雖迹類
冥鴻。實同牛馬。四支不敏未老而倦。冬來一病
經時。今尚不堪典客。差喜老親粗健。反爲子弟
代勞。然不敏之近况可知矣。令郎兄考作。比更
道上。自此拔茅而前。爲尊師振未竟之緒。豈徒
故人生色已哉。健羨。健羨。

蔣養庵塩臺

不敏草木一蠹。消受春風。不過比。勅命臨門。
亦以病甚。不能肅迎。堦戶塞竇者。五月於茲矣。
老親代兒典客。勞于夏畦。台下猶津津艷其盛
乎。捧教惟有悚懼。耿年伯榮封上壽。不敏托在
世誼。宜亦以間修彤史之職。而無柰犬馬之不

任役何也。丹青無容。乃反乞靈于造化。可謂顛倒。亦未知枯木朽株。何以爲報耳。賤銜謹如命呈覽。

耿籃陽縣尹

病中聞兄臺。駐車江干。垂念病弟。欲手拊之。而病甚。至是不能行一步。口不能出一語。忍心前拒。抱耿而已。支離數日。病狀愈深。生機如髮。未知尚得仰沐雨露否。然家君之命。無論疲馬不能離棧。豆朽木不可任棟梁。卽膝前狍獮。亦豈能以棄核吐之。兄臺無以過望爲矣。會刻碑文。一一領訖。口占謝命。不盡觀縷。

陳嵎陽太常

自尊府被事以來。何日不在心。其初駭雷劇雨。惟不肖亦怦怦焉。俄而公論漸出。無論親仇之口。皆爲翁家訟寃。則大兄雖在桁楊中。不肖亦渙然心解矣。目今當事誰無耳目。誰無人心。直是爲體面異同所錮縛。莫可柰何。此正君子明夷讀易之時。着不得一分煩惱也。不肖愁病淹纏。

至今不出戶庭。而常虞顛躓。人生何常。亦未必福堂之果爲福堂也。

王聚洲給諫

問鄉兄至。接得手教。病中如沃甘露。跼足子舍。來教所云。擠排之故。毫不知之。弟嘗與周庭兄言。今詞林白首悠悠。如學宮攬貢。揔其建立。實不如一州縣吏。劉忠宣奮袂而出。端亦有見。卽使見擠。擠者未必非愛也。教中所慨世變。不如意事八九。從古已然。而聖德容言。較前此似有

勝者。天下事尚可爲。惟老丈積誠以孚而已。弟一病經年。尚無起色。正父子喁喁間。乃忽有此非常之舉。犬馬命不足惜。乃家君實衰實病。則有萬萬鞭策不前者。天聽至高。閣套未改。必得知已從傍解結。庶上可以全國恩。下可以救殘喘。弟頻月不近筆研。專爲此一事。搏頰以祈于諸丈。統幸憐察。口占不盡。

顧涇陽光祿

馳企日積。自顧塵土面目。不堪廁絃歌之堂。踳

踣而止。比疾病纏歷。疑于大賢。謦咳絕矣。不圖
教命遠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爲之慨然。居平謂
忠恕二字難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
爲家君勸駕。卽此似亦體貼未盡處。使出而如
姚崇十事。應荅如響。則爲姚崇亦足矣。如其不
然。求復其十四年前。伴食而孔尚不可得。何論
伊周耶。精神力量長短。自知其次。則知父者莫
言子。其一身之外。惟知爲老親營菟裘。課魚鳥
此外。非所敢聞命矣。當今時事雖大紛然。
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術濫放。不可復理。初
猶不肖者。自占便宜耳。今遂欲掀翻孔孟棋局。
以妖髡代之。此何可長比。時言伊言周。總是盡
餽於此。下一砥柱。乃真勲業。要其道亦惟大聰
明人。守村學究蒙說如是而已。蓋道本無不明。
談道者自晦之。開門戶則自不免。多生徒。多生
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卽南宋大儒。吾未敢以爲
不落窠臼也。先生爲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
占復。惟亮之。

王岵雲學憲

當夏抄時。執筆如杵。猶堪自力。今又作兩截人矣。一切生趣。起居眠食。無所不廢。止皮骨存耳。至痛至苦。恨不并皮骨而委之。吾丈復何望乎。平生于吾丈。相與之契。自謂不同世情。此番風雨。多恐延捱不過。歲寒之托。虛抱此心。丈無訝其言之不類也。楚材甚富。得丈爲之陶鑄。大佳。適拜尊集。歎息久之。丈奔走藩服。以其間修千古之業。整暇乃爾。弟無一字覆瓿。而動已稱病。

精神如此。能望長久乎。伏枕占對。不盡依依。

鄒瀘水座師

今日之病。似尚在表裏之間。非但不可攻療。獨苦主人隔垣。群醫滿座。勢不免用不寒不熱。非補非瀉之藥。以獻酬群心。循斯道也。雖和扁亦應與衆同功。老師無過望爲矣。

王岐雲學憲



管夏抄時執事如推前坡有及今又信明故入
矣一切忠懇起以取會無所不察用皮骨存用

蕪與眾同候步响無盡望為矣

蘇非黨之藥以瀉隔鞅心醉漢戲世鞅味益亦

若主人制賦鞅鞅滋望瘳不食風不寒不熨非

今古之表於尚奔表裏之間非卧不何效鞅鞅

道月縑蓋水壘鞅之小介元濟服以其間修千

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鞅



